



學十二

讀書法二

朱子曰讀書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
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
微妙處大學一篇有等級次第總作一處易曉宜先
看論語却實但言語散見初看亦難孟子有感激興
發人心處中庸亦難讀看三書後方宜讀之又曰中
庸工夫密規模大讀書且從易曉易解處去讀四書
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會得此四書何書不

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學者於庸學論孟
四書果然下工夫句句字字涵泳切己看得透徹一
生受用不盡只怕人不下工雖多讀古人書無益書
只是明得道理却要人做出書中所說聖賢工夫來
若果看此數書他書可一見而決矣○大學一篇乃
入德之門戶學者當先講習知得為學次第規模乃
可讀語孟中庸先見義理根原體用之大畧然後徐
攷諸經以極其趣庶幾有得蓋諸經條制不同工夫
浩博若不先讀大學論孟中庸令胸中開明自有主
宰未易可遽求也為學之初尤當深以貪多躐等好
高尚異為戒耳然此猶是知見邊事若但入耳出口
以資談說則亦何所用之既已知得便當謹守力行
乃為學問之實耳○論孟中庸待大學通貫浹洽無
可得看後方看乃佳道學不明元來不是上面欠却
工夫乃是下面元無根脚若信得及脚踏實地如此
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踐履自然純熟非但讀書一事
也○問初學當讀何書曰六經語孟皆聖賢遺書皆
當讀但初學且須知緩急大學語孟最是聖賢為人

切要處然語孟却是隨事答問難見要領唯大學是
曾子述孔子說古人為學之大方門人又傳述以明
其旨體統都具玩味此書知得古人為學所鄉讀語
孟便易入後面工夫雖多而大體已立矣○為學須
是先立大本其初甚約中間一節甚廣大到末梢又
約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故必先觀
論孟大學中庸以考聖賢之意讀史以考存亡治亂
之迹讀諸子百家以見其駁雜之病其節目自有次
序不可踰越近日學者多喜從約而不於博求之不
知不求於博何以考驗其約○論孟中庸大學乃學
問根本尤當專一致思以求其指意之所在今乃或
此或彼泛然讀之此則尤非所以審思明辨而究聖
學之淵源也此四書者當以序進每畢一書首尾通
貫意味浹洽然後又易一書乃能有益其餘亦損其
半然後可以研味從容深探其立言之旨而無迫切
泛濫之累矣○某嘗說讀書之序須是且著力去看
大學又著力去看論語又著力去看孟子看得三書
了這中庸半截都了不用問人只略略恁看過不可

掉了易底却先去攻那難底中庸多說無形影如鬼神如天地參等類說得高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若且理會文義則可矣○程氏教人以論孟大學中庸為本學者須於此數書熟讀詳味有會心處方自見得如其未然讀之不厭熟講之不厭煩非如拍理為障而兀然坐守無義之語以俟其僥倖而一得也

○看孟子與論語不同論語要冷看孟子要熟讀論語逐文逐意各是一義故用子細靜觀孟子成大段首尾通貫熟讀文義自見不可逐一句一字上理會

也○講學莫先於語孟而讀論孟者又須逐章熟讀切已深思不通然後考諸先儒之說以發明之如二程先生說得親切處直須看得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心乃可加省察之功蓋與講學互相發明但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間每每加察其善端之發慊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勵而力行之其邪志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則果決而速去之大抵見善必為聞惡必去不使有頃刻悠悠意態則為學之本立矣異時漸有餘力然後以次漸讀諸書旁

通當世之務蓋亦未晚○或問讀書之法其用力也
奈何曰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可也曰然則敢問
循序漸進之說曰以論孟二書言之則先論而後孟
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其篇章文句首尾
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
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
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
意定理明而無踈易凌躐之患矣不惟讀書之法是
乃操心之要尤學者不可不知曰其熟讀精思者何

耶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復
玩味於燕閒靜一之中以須其浹洽可也孟子每章
或千百言反復論辨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踈通
語意明潔徐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十百數則
其不可涯者將可以得於指掌間矣大抵觀書先須
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
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至於文義有疑衆說
分錯則亦虚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間先使一說自
為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義

理者不待觀於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衆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却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為學之序為已而後可以及人達理然後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教人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不可亂也若恐其徒務空言但當就論孟經書中教以躬行之意庶不相遠至於左氏奏疏之言則皆時事利害而非

學者切身之急務也○凡讀書須看上下文意是如何不可泥著一字如楊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到易中又將剛來配仁柔來配義如論語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謂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此等須是各隨本文意看便自不相礙○凡看文字少看熟讀一也不要鑽研立說但要反復體驗二也埋頭理會不要求效三也三者學者所當守○看文字傷太快恐不子細須是理會得底更須將來看此不厭熟熟後更看方始滋味出○看文字須是如猛將用兵

直是鏖戰一陣如酷吏治獄直是推勘到底決是不
恕他方得○大凡文字有未曉處須下死工夫直要
見得道理是自家底方佳○看文字當如高舨大舩
順風張帆一日千里方得如今只纔離小港便著淺
了濟甚事文字不通如此看○問看文字為衆說雜
亂如何曰且要虛心逐一說看去看得一說却又看
一說看來看去是非長短皆自分明譬如人欲知一
箇人是好人是惡人且隨他去看隨來隨去見他言
語動作便自知他好惡○凡人看文字初看時心尚

要走作道理尚見得未定猶沒奈他何到看得定時
方入規矩又只是在印板上面說相似都不活不活
則受用不得須是玩味反復到得熟後方始會活方
始會動方有得受用處若只恁生記去這道理便死
了○看文字若便以為曉得則便住了須是曉得後
更思量後面尚有也無且如今有人把一篇文字來
看也未解盡知得他義况於義理前輩說得恁地雖
是易曉但亦未解便得其意須是看了又看只管看
只管有○看文字有兩般病有一等性鈍底人向來

未曾看看得生卒急看不出固是病又有一等敏銳
底人多不肯子細易得有忽略之意不可不戒。看
文字須子細雖是舊曾看過重溫亦須子細每日可
看三兩段不是於那疑處看正須於那無疑處看蓋
工夫都在那上。看文字要急迫不得有疑處且漸
漸思量若一下便要理會得也無此理。看文字須
是退步看方可見得若一向近前迫看反為所遮蔽
轉不見矣。看文字先有意見恐只是私意謂如粗
厲者觀書必以勇果強毅為主柔善者觀書必以慈

祥寬厚為主書中何所不有。看文字不可過於踈
亦不可過於密蓋太謹密則少間看道理從那窮處
去更插不入不若且放下放開闊看。看文字須逐
字看得無去處譬如前後門塞定更去不得方始是
。文字大節目痛理會三五處後當迎刃而解學者
所患在於輕浮不沉著痛快。學者初看文字只見
得箇渾淪物事久久看作三兩片以至於十數片方
是長進如庖丁解牛目視無全牛是也。看文字且
自用工夫先已切至方可舉所疑與朋友講論假無

朋友久之能自見得蓋蓄積多者忽然爆開便自然
通此所謂何天之衢亨也蓋蓄極則通須是蓄之極
則通○問看文字只就本句固是見得古人本意然
不推廣之則用處又易得不相浹如何曰須是本句
透熟方可推若本句不透熟不惟推便錯於未推時
已錯了○凡看文字諸家說異同處最可觀某舊日
看文字專看異同處如謝上蔡之說如彼楊龜山之
說如此何者為得何者為失所以為得者是如何所
以為失者是如何○看文字須大段著精彩看聳起
精神豎起筋骨不要困如有刀劍在後一般就一段
中須要透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方始是不
可按冊子便在掩了冊子便忘却○凡看文字專看
細密處而遺却緩急之間者固不可專看緩急之間
而遺却細密者亦不可今日之看所以為他日之用
須思量所以看者何為非只是空就言語上理會得
多而已也須是切已用功使將來自得之於心則視
言語誠如糟粕然今不可便視為糟粕也但當自期
向到彼田地爾○看文字不可落於偏僻須是周匝

看得四通八達無些窒礙方有進益其解語孟訓詁
皆存學者觀書不可只看緊要處閑慢處要都周匝
今說求放心未問其他只此便是博學而篤志切問
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方是
讀書却說仁在其中蓋此便是求放心也○看文字
且依本句不要添字那裏元有縫罅如合子相似自
家只去抉開不是渾淪底物硬去鑿亦不可先立說
牽古人意來湊○看文字專要看做裏面去如何裏
面也更無去處不著得許多言語這裏只主一無適
敬以直內涵養去嘗謂文字寧是看得淺不可太深
寧是低看不可太高蓋淺近雖未能到那切近處更
就上面推尋却有見時節若太深遠更無回頭時○
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
不曉而見意者也○某嘗說文字不難看只是讀者
心自曉崎了看不出若大著意思反復熟看那正當
道理自湧出來不要將那小益智私見識去間亂他
如此無緣看得出如千軍萬馬從這一條大路去行
伍紀律自是不亂若撥數千人從一小路去空攪亂

了正當底行陣無益於事。○凡看文字須看古人下字意思是如何。且如前輩作文一篇中須看他用意在那裏。如杜子美詩云更覺良工用心苦。一般人看畫只見得是畫。一般識底人看便見得他精神妙處。知得他用心苦也。○看注解時不可遺了緊要字。蓋解中有極散緩者有緩急之間者有極緊要者。某下一字時直是稱輕等重方敢寫出。○讀書須是將本文熟讀字字咀嚼教有味。若有理會不得處深思之。又不得然後却將註脚看方有意味。如人飢而後食渴而後飲方有味。不飢不渴而強飲食之終無益也。又曰某所集註論語至於訓詁皆子細者蓋要人字字與某著意看字字思索到莫要只作等閑看過了。

○凡人讀書若窮得到道理透處心中也替他一本作潛

地快活。若有疑處須是參諸家解熟看看得有差互時此一段終是不穩在心頭不要放過。○前輩解說恐後學難曉故集註盡撮其要已說盡了不須更去註脚外又添一段說話只把這箇熟看自然曉得莫枉費心去外面思量。○看講解不可專徇他說不求

是非便道前賢言語皆的當如遺書中語豈無過當
失實處亦有說不及處又云初看時便先斷以己意
前聖之說皆不可入此正當今學者之病不可不知
○聖人言語本自明白不須解說只為學者看不見
所以做出註解與學者省一半力若註解上更看不
出却如何看得聖人意出又曰凡看文字端坐熟讀
久久於正文邊自有細字註解迸出來方是自家見
得只於外面捉摸箇影子說終不濟事○問明道說
話曰最難看須是輕輕地挨傍他描模他意思方得

若將來解解不得須是看得道理大段熟方可看

東萊呂氏曰讀書有思索人徃徃不苟不曾讀書與曾

讀書識理趣者觀其所為便可見○凡讀書必務精
熟若或記性遲鈍則多誦遍數自然精熟記得堅固
若是遍數不多只務強記今日成誦來日便忘其與
不曾讀誦何異○凡為學之道必先至誠不誠未有
能至焉者也何以見其誠居處齊莊志意凝定不妄
言不苟笑開卷伏讀必起恭敬如對聖賢掩卷沉思
必根義理以閑邪僻行之悠久習與性成便有聖賢

前輩氣象。○為學之本莫先於讀書。讀書之法須令
日有課程。句讀有未曉。大義有未通。不惜與人商確。
不惜就人授讀。凡人多以此為恥。曾不知不如是則
有終身之恥也。○後學讀書未曾識得目前大略。便
要說性命此極。是害事。為學自有等級。○後生學問
聰明強記不足。畏惟思索尋究者為可畏耳。

象山陸氏曰。大抵讀書。訓詁既通之後。但平心讀之。不
必勉加揣量。則無非浸灌培益。鞭策磨勵之功。或有
未通曉處。姑缺之。無害。且以其明白昭晰者。日加涵

泳。則自然日充。日明。後日本原深厚。則向來未曉者
將亦有渙然冰釋者矣。○讀書作文。亦是吾人事。但
讀書本不為作文。作文其末也。有其本必有其末。未
聞有本盛而末不茂者。若本末倒置。則所謂文者亦
可知矣。

勉齋黃氏曰。平居當以敬自持。令心慮寧靜。至於讀書
則平心定氣。端莊儼肅。須以吾心默觀聖賢之語。常
使聖賢之意自入於吾心。如以鏡照物。妍醜自見。鏡
何心哉。今人所以不善讀書。非是聖賢之意難明。乃

是吾心紛擾反以汨亂聖賢之意讀書只是沉靜精
密則自然見得分明切不可萌輕易自喜之心便解
得六經通徹亦何足自喜亦豈敢輕易纔如此便不
足以任重後生且收斂靜退慊然常若不足方能有
進○觀書者最怕氣不平且如公冶長一章謝上蔡
則謂聖人擇堦驚人如此揚龜山則謂聖人所以求
於人者薄可免於刑戮而不累其家皆可妻也上蔡
氣高者也龜山氣弱者也故所見各別如此要之當
隨文平看方見得聖人之本意此觀書之大法

北溪陳氏曰讀四書之法毋過求毋巧鑿毋旁搜毋曲
引亦惟平心以玩其旨歸而切己以察其實用而已
爾果能於是四者融會貫通而義理昭明曾襟灑落
則在我有權衡尺度由是而稽諸經與凡讀天下之
書論天下之事皆莫不冰融凍釋而輕重長短截然
一定自不復有錙銖分寸之或紊矣

范陽張氏曰朋友講習固天下樂事不幸獨學則當尚
友古人可也故讀論語如對孔門聖賢讀孟子如對
孟子讀杜子美詩蘇文則又凝神靜慮如目擊二公

如此用心雖生千載之下可以見千載人矣

程子曰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

論語可以逐句看以下讀諸經法○六經之言在涵瀟中默

識心通精義為本○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為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求聖人之心而吾之所以未得焉者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其必有見矣○古之學者皆有傳授如聖人作經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義理不可治經蓋不得傳授之意云爾如繫辭本欲明

義若不先求卦義則看繫辭不得○聖人之道如河圖洛書其始止於畫上便出義後之人既重卦又繫辭求之未必得其理至如春秋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不過只是當年數人而已學者不觀他書只觀春秋亦可盡道○卦爻始立義既具即聖人別起義以錯綜之如春秋已前既已立例到近後來書得全別一般事便書得別有意思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之也○蘇季明嘗以治經為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質之兩先生伯淳先生曰脩辭立其誠不

可不子細理會言能脩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脩飾言辭為心只是為偽也若脩其言辭正為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脩業也終日乾乾大事小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為實下手處脩辭立其誠為實脩業處正叔先生曰治經實學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道之在經大小遠近高下精粗森列於其中譬如日月在上有人不見者一人指之不如眾人指之自見也如

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而上者為是人患居常講習空言無實者蓋不自得也為學治經最好苟不自得則盡治五經亦是空也今有人心得識達所得多矣雖亦好讀書却患在空虛者未免此弊

張子曰經籍亦須記得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聾盲之指麾故記得便說得便行得故始學亦不可無誦數

龜山楊氏因言秦漢以下事曰亦須是一一識別得過
欲識別得過須用著意六經六經不可容易看了今
人多言要作事須看史史固不可不看然六經先王
經世之迹在焉是亦足用矣必待觀史未有史書以
前人以何為據蓋孔子不存史而作春秋春秋所以
正史之失得也今人自是不留意六經故就史求道
理是以學愈博而道愈遠若經術明自無工夫及之
使有工夫及之則取次提起一事便須斷遣處置得
行何患不能識別

朱子曰讀六經時只如未有六經只就自家身上討道
理其理便易曉○人惟有私意聖賢所以留千言萬
語以掃滌人私意使人人全得惻隱羞惡之心六經
不作可也裏面著一點私意不得○看經書與看史
書不同史是皮外物事沒緊要可以割記問人若是
經書有疑這箇是切己病痛如人負痛在身欲斯須
忘去而不可得豈可比之看史遇有疑則記之紙邪
○問為學只是看六經語孟其他史書雜學皆不必
看如何曰如此即不見古今成敗便是荆公之學書

那有不可讀者只怕無許多心力讀得六經是三代以上之書曾經聖人手全是天理三代以下文字有得失然而天理却在這邊自若也要有主觀得破皆是學○看經傳有不可曉處且要旁通待其浹洽則當觸類而可通矣○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諸心而正其繆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真是則為病耳然以此之故

當時風俗終是淳厚近年以來習俗苟偷學無宗主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先儒之傳註但取近時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擇取經中可為題目之句以意扭捏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但取便於行文不暇恤也○大抵所讀經史切要反復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誦之宜舒緩不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莽纔看過了便為已通小有疑處即便思索思索不通即置小冊子逐日抄記以時省閱俟後

日逐一理會切不可含糊護短恥於資問而終身受此黯暗以自欺也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六經浩渺乍難盡曉且見得路途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問如何是門庭曰是讀書之法如讀此一書須知此書當如何讀伊川教人看易以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父三人易解看此便是讀書之門庭緣當時諸經都未有成說學者乍難捉摸故教人如此或問如詩是吟咏情性讀詩者便當以此求之否曰然○讀書只就一直道理看剖析自分曉不必去偏曲處看易有箇陰陽詩有箇邪正書有箇治亂皆是一直路途可見別無嶢崎○學者只是要熟工夫純一而已讀時熟看時熟玩味時熟如孟子詩書全在讀時工夫孟子每章說了又自解了蓋他直要說得盡方位其言一大片故後來老蘇亦拖他來做文章說須熟讀之便得其味今觀詩既未寫得傳且除了小序而讀之亦不要將做好底看亦不要將做惡底看

只認本文語意亦須得八九○聖人作經以詔後世
將使讀者誦其文思其義有以知事理之當然見道
義之全體而身力行之以入聖賢之域也其言雖約
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細靡不該焉欲求道以入德者
舍此為無所用其心矣然去聖既遠講誦失傳自其
象數名物訓詁凡例之間老師宿儒尚有不能知者
况於新學小生驟而讀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
指要歸也哉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
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
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問看易曰
未好看易自難看易本因卜筮而設推原陰陽消長
之理吉凶悔吝之道先儒講解失聖人意處多待用
心力去求是費多少時光不如且先讀論語又問讀
詩曰詩固可以興然亦自難先儒之說亦多失之其
枉費許多年工夫近來於詩易略得聖人之意今學
者不如且看大學語孟中庸四書且就見成道理精
心細求自應有得待讀此四書精透然後去讀他經
却易為力○問近看胡氏春秋初無定例止說歸忠

孝處便為經義不知果得孔子意否曰某嘗說詩書是隔一重兩重說易春秋是隔三重四重說春秋義例易爻象雖是聖人立下今說者用之各信己見然於人倫大綱皆通但未知曾得聖人當初本意否且不如讓渠如此說且存取大意得三綱五常不至廢墜足矣今欲直得聖人本意不差未須理會經先須於論語孟子中專意看他切不可忙虛心觀之不須先自立見識徐徐以俟之莫立課程○問左傳疑義曰公不求之於六經語孟之中而用功於左傳且左傳有甚麼道理只看聖人所說無不是這箇大本如云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不然子思何故說箇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此三句是怎如此說是乃天地萬物之大本大根萬化皆從此出人若能體察得方見得聖賢所說道理皆從自己習襟流出不假他求又曰人須是於大原本上看得透自然心習開闊見世間事皆瑣瑣不足道矣又曰每日開眼便見這四箇字在面前仁義禮智這四箇字若看得熟於世

間道理沛然若決江河而下莫之能禦矣若看得道理透方見得每日所看經書無一句一字一點一畫不是此理之流行見天下事無大無小無一名一件不是此理之發見如此方見得這箇道理渾淪周徧不偏枯方見得所謂天命之謂性底全體今人只是隨所見而言或見得一二分或見得二三分都不曾見那全體不曾到那極處所以不濟事○學者觀書先須讀得正文記得註解成誦精熟註中訓釋文意事物名義發明經指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

出來底一般方能玩味反復向上有透處若不如此只是虛設議論如舉業一般非為己之學也曾見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某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云

魯齋許氏曰講究經旨須是且將正本反復誦讀求聖

人立言指意務於經內自有所得若反復讀誦至於二三十遍以至五六十遍求其意義不得然後以古註證之古註訓釋不明未可通曉方攷諸家解義擇其當者取一家之說以為定論不可汎汎莫知所適從也○誦經習史須是專志屏棄外物非有父母師長之命不得因他而輟

程子曰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義理甚分明如一條平坦底道路且如隨卦言君子向晦入宴息解者多作遵養時晦之晦或問作甚晦字曰此只

是隨時之大者向晦則宴息也更別無甚義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處如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遠得以下論解經○

漢儒之談經也以三萬餘言明堯典二字可謂知要乎惟毛公董相有儒者氣象東京士人尚名節加以明禮義則皆賢人之德業矣

朱子曰經之有解所以通經經既通自無事於解借經以通乎理耳理得則無俟乎經今意思只滯在此則何時得脫然會通也且所貴乎簡者非謂欲語言之

少也乃在中與不中爾若句句親切雖多何害若不親切愈少愈不達矣其嘗說讀書須細看得意思通融後都不見註解但見有正經幾箇字在方好○聖經字若箇主人解者猶若奴僕今人不識主人且因奴僕通名方識得主人畢竟不如經字也○解經當如破的○經書有不可解處只得闕若一向去解便有不通而謬處○後世之解經者有三一儒者之經一文人之經東坡陳少南輩是也一禪者之經張子韶輩是也○解經須先還他成句次還他文義添無緊要字却不妨添重字不得今人新添者恰是重字○其解書如訓詁一二字等處多有不必解處只是解書之法如此亦要教人知得看文字不可忽略○問解經有異於程子說者如何曰程子說或一句自有兩三說其間必有一說是兩說不是理一而已安有兩三說皆是之理蓋其說或後嘗改之今所以與之異者安知不曾經他改來蓋一章而衆說叢然若不平心明目自有主張斷入一說則必無衆說皆是之理○程先生經解理皆在解語內其集註論語只

是發明其辭使人玩味經文理皆在經文內易傳不看本文亦自成一書杜預左傳解不看傳經文亦自成一書鄭箋不識經大旨故多隨句解○解經不必做文字止合解釋得文義通則理自明意自足今多去上做文字少間說來說去只說得他自一片道理經意却蹉過了要之經之於理亦猶傳之於經傳所以解經也既通其經則傳亦可無經所以明理也若曉得理則經雖無亦可○解經已是不得已若只就註解上說將來何濟如畫那人一般畫底却識那人別人不識須因這畫去求那人始得今便以畫喚做那人不得○凡學者解書切不可與他看本看本則心死在本子上只教他恁地說則他心便活亦且不解失忘了

程子曰某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為是敗者便以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以下讀史○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今人

只將他見成底事便做是使不知煞有誤人處。○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朱子曰今人讀書未多義理未至融會處若便去看史書攷古今治亂理會制度典章譬如作陂塘以溉田須是陂塘中水已滿然後決之則可以流注滋殖田中禾稼若是陂塘中水方有一勺之多遽決之以溉田則非徒無益於田而一勺之水亦復無有矣讀書

既多義理已融會習中尺度一一已分明而不看史書攷治亂理會制度典章則是猶陂塘之水已滿而不決以溉田若是讀書未多義理未有融會處而汲汲焉以看史為先務是猶決陂塘一勺之水以溉田也其涸也可立而待也。○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凡觀書史只有箇是與不是觀其是求其不是觀其不是求其是然後便見得義理。○史且如此看讀去待知首尾稍熟後却下手理會讀書皆然。○讀史有不可曉處割出待去問人便且讀過

有時讀別處撞着有文義與此相關便自曉得。先看語孟中庸更看一經却看史方易看先讀史記史記與左傳相包次看左傳次看通鑑有餘力則看全史只是看史不如今之看史有許多嶢崎看治亂如此成敗如此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知得次第。凡讀書先讀語孟然後觀史則如明鏡在此而妍醜不可逃若未讀徹語孟中庸大學便去看史習中無一箇權衡多為所惑。讀史之法先讀史記及左氏却看西漢東漢及三國志次看通鑑溫公初作編年起於威烈王後又添至共和後又作稽古錄始自上古然共和以上之年已不能推矣獨邵康節却推至堯元年皇極經世書中可見溫公又作大事記若欲看本朝事當看長編若精力不及其次則當看國紀國紀只有長編十分之二耳。史亦不可不看看通鑑固好然須看正史一部却看通鑑一代帝紀更逐件大事立箇綱目其間節目疏之于下恐可記得。通鑑難看不如看史記漢書史記漢書事多貫穿紀裏也有傳裏也有表裏也有志裏也有通

鑑是逐年事逐年過了更無討頭處一云更問通鑑無踪跡

歷代具備看得大槩且未免求速耳曰求速却依舊

不曾看得須用大段有記性者方可且如東晉以後

有許多小國夷狄姓名頭項最多若是看正史後却

看通鑑見他姓名却便知得他是某國人某舊讀通

鑑亦是如此且草草看正史一上然後却來看他○

觀史只是以自家義理斷之大槩自漢以來只是私

意其間有偶合處爾只如此看他已得大槩范唐鑑

亦是此法然稍踈更看得密如他尤好然得似他亦

得了○問陳芝史書記得熟否蘇丞相頌看史都在

手上輪得他那資性直是會記芝曰亦緣多忘曰正

緣如此也須大約記得某年有甚麼事某年有甚麼

事纔記不起無緣會得浹洽芝曰正緣是不浹洽曰

合看兩件且看一件若兩件是四百字且看二百字

有何不可○人讀史書節目處須要背得始得如讀

漢書高祖辭沛公處義帝遣沛公入關處韓信初說

漢王處與史贊過秦論之類皆用背得方是若只是

畧踔看過心下似有似無濟得甚事讀一件書須心

心念念只在這書上令徹頭徹尾讀教精熟這說是如何那說是如何這說同處是如何不同處是如何安有不長進○楊至之患讀史無記性須三五遍方記得而後又忘了曰只是一遍讀時須用功作相別計止此更不再讀便記得有一士人讀周禮疏讀第一板訖則焚了讀第二板則又焚了便作焚舟計若初且草讀一遍準擬三四遍讀便記不牢○士居平世處下位視天下之事意若無足為者及居大位遭事會便覺無下手處信乎義理之難窮而學問之不

可已也病中信手亂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聳心膽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却全不自覺真是枉讀了他古人書也○匡衡傳司馬溫公史論稽古錄范唐鑑不可不讀

南軒張氏曰觀史工夫要當考其治亂興壞之所以然察其人之是非邪正至於幾微節目與夫疑似取舍之間尤當三復也若以博聞見助文辭抑末矣○于定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史氏將誰欺趙蓋韓楊之死皆在定國之手冤莫大焉大凡看史不可被史官

謾過張釋之為廷尉有驚乘輿馬者上欲誅之釋之以為當罰金且曰法者天下之公共也且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釋之知廷尉為天下之平而不知人君為天下之平○問讀通鑑之法曰治亂得失源流人才邪正是非財賦本末用兵法制嘉言善行皆當孰究之

東萊呂氏曰觀史先自書始然後次及左氏通鑑欲其體統源流相承接耳

范陽張氏曰如看唐朝事則若身預其中人主情性如何所命相如何當時在朝士大夫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其處事孰為當孰為否皆令習次曉然可以口講而指畫則機會圓熟他日臨事必過人矣凡前古可喜可愕之事皆當蓄之於心以此發之筆下則文章不為空言矣

魯齋許氏曰閔子史必須有所折衷六經語孟乃子史之折衷也譬如法家之有律令格式賞功罰罪合於律令格式者為當不合於律令格式者為不當諸子百家之言合於六經語孟者為是不合於六經語孟

者為非以此夷考古之人而去取之鮮有失矣。○閱史必且專意於一家其餘悉屏去候閱一史畢歷歷默記然後別取一史而閱之如此有常不數年諸史可以備記苟閱一史未了雜以他史紛然交錯於前則皓首不能通一史矣惟是讀三傳當參以史記讀史記當參以前漢文辭繁要亦各有法不可不知。○看史書當先看其人之大節然後看其細行善則效之惡則以為戒焉所以為吾躬行之益徒記其事而誦其書非所謂學也

學十三

史學

程子曰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記故其善惡皆見於後世自秦罷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矣其後自非傑然有功德者或記之循吏與夫凶忍殘殺之極者以酷見傳其餘則泯然無聞矣如漢唐之有天下皆數百年其間郡縣之政可書者宜亦多矣然其見書者率纔數十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而得蓋其惡斯與古史之意異矣。○司馬遷為近

古書中多有前人格言如作紀本尚書但其間有曉
不得書意有錯用却處李嘉仲問項籍作紀如何曰
紀只是有天下方可作又問班固嘗議遷之失如何
曰後人議前人固甚易○史遷云天與善人伯夷善
人非也此以私意度天道也必曰顏何為而天跖何
為而壽指一人而較之非知天者也○君實脩資治
通鑑至唐事正叔問曰敢與太宗肅宗正篡名乎曰
然又曰敢辨魏徵之罪乎曰何罪魏徵事皇太子太
子死遂忘戴天之讎而反事之此王法所當誅後世
特以其後來立朝風節而掩其罪有善有惡安得相
掩曰管仲不死子糾之難而事桓公孔子稱其能不
死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
知也與徵何異曰管仲之事與徵異齊侯死公子皆
出小白長而當立子糾少亦欲立管仲奉子糾奔魯
小白入齊既立仲納子糾以抗小白以少犯長又所
不當立義已不順既而小白殺子糾管仲以所事言
之則可死以義言之則未可死故春秋書齊小白入
于齊以國繫齊明當立也又書公伐齊納糾糾去子

明不當立也至齊人取子糾殺之此復繫子者罪齊大夫既盟而殺之也與徵之事全異○客有見伊川者凡案間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論

涑水司馬氏曰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機祥詼嘲小事無所不載然叙事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繁冗蕪穢之辭竊謂陳壽之後唯延壽可以亞之但恨延壽不作志使數代制度沿革皆沒不見耳

和靖尹氏曰太史公不明理只是多聞如伯夷序傳引盜跖是也若孔子雖顏子之天只說不幸短命死則知盜跖乃罔之生也幸而免者也

元城劉氏問馬永卿近讀何書對曰讀西漢到酷吏傳曰班氏特恕杜張何也曰太史公時湯周之後未顯至班氏獨以為有子孫以贖父罪故入列傳曰孟子云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而班氏固輒沒其酷吏之名何也曰世之論者以謂二人皆有意太史公之意欲以教後世人臣之忠班氏之意欲以教後世人子之孝曰此固然也然班固於此極

有深意張湯之後至後漢猶盛有恭侯純者雖王莽時亦不失爵至建武中歷位至大司空故班固不使入酷吏傳以張純之故也曰是時杜氏之絕已久而亦不入酷吏傳何也曰杜張一等人也若獨令張湯入列傳則世得以議已故并貸杜周此子產立公孫洩之義也永卿退而檢左氏鄭卿良霄字伯有既死為厲國人大懼子產以謂鬼有所歸乃不為厲乃立公孫洩良止以止之公孫洩子孔之子也良止良霄之子也鄭殺子孔子孔雖不為厲故亦立之且伯有以罪死立後非義也恐惑民故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絕之後不因其為厲也○新唐書叙事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弊也且文章豈有繁簡也意必欲多則冗長而不足讀必欲其簡則僻澁令人不喜讀假令新唐書載卓文君事不過止曰少嘗竊卓氏以逃如此而已班固載此事乃近五百字讀之不覺其繁也且文君之事亦何補於天下後世哉然作史之法不得不如是故可謂之文如風行水上出於自然也若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簡

則失之矣唐書進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且新唐書所以不及兩漢文章者其病正在此兩句也又反以為工何哉然新舊唐史各有長短未易優劣也

朱子曰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粗率○太史公書疎爽班固書密塞○或謂五帝紀所取多古文尚書及大戴禮為主為知所考信者然伏羲神農見易大傳乃孔聖之言而八卦列於六經為萬世文字之祖不知史遷何故乃獨遺而不錄遂使史記一書如人有身

而無首此尚為知所考信耶○司馬子長動以孔子為證不知是見得亦且是如此說所以呂伯恭發明得非細只恐子長不敢承領爾○史記亦疑當時不曾得刪改脫葉高祖紀記迎太公處稱高祖此樣處甚多高帝未崩安得高祖之號漢書盡改之矣左傳只有一處云陳桓公有寵於王○或謂史遷不可謂不知孔子然亦知孔子之粗耳歷代世變即六國表序是其極致乃是俗人之論知孔子者固如是耶正朔服色乃當時論者所共言如賈生公孫臣新垣平

之徒皆言之豈獨遷也。○問伯夷傳得孔子而名益彰曰伯夷當初何嘗指望孔子出來發揮他又問黃屋左纛朝以十月葬長陵此是大事所以書在後曰某嘗謂史記恐是箇未成底文字故記載無次序有踈闊不接續處如此等是也。○伯夷傳辨許由事固善然其論伯夷之心正與求仁得仁者相反其視蘇氏之古史孰為能考信於孔子之言耶。○或以史遷能貶卜式與桑弘羊為伍又能不與管仲李克為深知功利之為害不知六國表所謂世異變成功大議卑易行不必上古貨殖傳譏長貧賤而好語仁義為可羞者又何謂耶。○或謂遷言公孫弘以儒顯為譏弘之不足為儒不知果有此意否彼固謂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則彼所謂儒者其意果何如耶。○班固作漢書不合要添改史記字行文亦有不識當時意思處如七國之反史記所載甚踈略却都是漢道理班固所載雖詳便却不見此意思呂東萊甚不取班固如載文帝建儲詔云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閔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

體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豈不為豫哉固遂節了吳王一段只於淮南王下添皆字云皆秉德以陪朕蓋陪字訓貳以此言弟則可言兄可乎今史記中却載全文又曰屏山却云固作漢紀有學春秋之意其叙傳云為春秋考紀又曰遷史所載皆是隨所得者載入正如今人草藁如酈食其踞洗前面已載一段末後又載與前說不同蓋是兩處說已寫入了又據所得寫入一段耳○漢書有秀才做底文章有婦人做底文字亦有載當時獄辭者秀才文章便易曉當時文字多碎句難讀尚書便有如此底周官只如今文字太齊整了○孔明治蜀不曾立史官陳壽檢拾而為蜀志故甚略孔明極是子細者亦恐是當時經理王業之急有不暇及此○晉書皆為許敬宗胡寫入小說又多改壞了東坡言孟嘉傳陶淵明之自然今改云使然更有一二處一作此類甚多東坡此文亦不曾見包楊因問晉書說得晉人風流處好曰世說所載說得較好今皆改之矣○載記所紀夷狄祖先之類特甚此恐其故臣追記

而過譽之。○問班史通鑑二氏之學如何曰讀其書
自可見又曰溫公不取孟子取楊子至謂王伯無異
道夫王伯之不侔猶砒砒之於美玉故荀卿謂粹而
王駁而伯孟子與齊梁之君力判其是非者以其有
異也。○史記功臣表與漢史功臣表其戶數先後及
姓名多有不同二史各有是非當以傳實證之不當
全以史記所傳為非真也如淮陰為連教典客漢史
作票客顏師古謂其票疾而以賓客之禮禮之夫淮
陰之亡以其不見禮於漢也蕭何追之而薦於漢王
始為大將若已以賓禮禮之淮陰何為而亡哉此則
史記之所載為是三代表是其踈謬處無可疑者蓋
他說行不得若以為堯舜俱出黃帝是為同姓之人
堯固不當以二女嬪于虞舜亦豈容受堯二女而安
于同姓之無別又以為湯與王季同世由湯至紂凡
十六傳王季至武王纔再世爾是文王以十五世之
祖事十五世孫紂武王以十四世祖而伐之豈不甚
謬戾耶通鑑先後之不同者却不必疑史家叙事或
因時而記之或因事而見之田和遷康公通鑑載於

安王十一年是因時而紀之也史記載於安王十六年是因事而見之也何疑之有只有伐燕一節史記以為湣王通鑑以為宣王史記却是攷他源流來通鑑只是憑信孟子溫公平生不喜孟子到此又却信之不知其意如何張敬夫說通鑑有未盡處似此一節亦是可疑○遷固之史大槩只是計較利害范曄更低只主張做賊底後來他自做却敗溫公通鑑凡涉智數險詐底事往往不載却不見得當時風俗如陳平說高祖間楚事亦不載上一段不若全載了可以見當時事情却於其下論破乃佳又如亞夫得劇孟事通鑑亦節去意謂得劇孟不足道不知當時風俗事勢劇孟輩亦係輕重如周休且能一夜得三萬人只緣吳王敗後各自散去其事無成溫公於此事却不知不覺載之蓋以周休名不甚顯不若劇孟耳想溫公平日耐劇孟不知溫公為將設遇此人柰得他何否又如論唐太宗事亦殊未是呂氏大事記周赧後添繫秦亦未當當如記楚漢事並書之項籍死後方可專書漢也○通鑑文字有自改易者仍皆

不用漢書上古字皆以今字代之南北史除了通鑑所取者其餘只是一部好笑底小說○胡明仲看節通鑑文定問當是溫公節否明仲云豫讓好處是不以死生二其心故簡子云真義士也今節去之是無見識必非溫公節也○通鑑例每一年或數次改年號者只取後一號故石晉冬始篡而以此年繫之曾問呂丈呂丈曰到此亦須悔然多了不能改得某只以甲子繫年下面注所改年號○或謂溫公舊例年號皆以後改者為正此殊未安如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今便作魏黃初元年奪漢太速與魏太遽大非春秋存陳之意恐不可以為法此類尚一二條不知前賢之意果如何爾○問溫公論才德如何曰他便專把朴者為德殊不知聰明果敢正直中和亦是才亦是德○才有好底有不好底德有好底有不好底德者得之於己才者能有所為如溫公所言才是不好底既才是不好底又言才德兼全謂之聖人則聖人一半是不好底溫公之言多說得偏謂之不是則不可○問溫公言聰察疆毅之謂才聰明

恐只是才不是德曰温公之言便是有病堯舜皆曰
聰明又曰欽明又曰文明豈可只謂之才如今人不
聰明更將何者喚作德也○問温公以正直中和為
德聰明彊毅為才曰皆是德也聖人以仁智勇為德
聰察便是智彊毅便是勇○問諸儒才德之說曰合
下語自不同如說才難須是那有德底才高陽氏才
子八人這須是有德而有才底若是將才對德說則
如周公之才之美樣便有是才更要德這箇合下說
得自不同又問智伯五賢曰如說射御足力之類也
可謂之才○通鑑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姦者
與降敵同罰史記商君議更法首便有斬敵首降敵
兩條賞罰後面方有此兩句比類之法其實秦人上
戰功故以此二條為更法之首温公却節去之只從
後兩句比類之法遂使讀之者不見來歷温公脩書
凡與己意不合者即節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
通鑑此類多矣○問温公通鑑不信四皓輔太子事
謂只是叔孫通諫得行意謂子房如此則是脅其父
曰子房平生之術只是如此唐太宗從諫亦只是識

利害非誠實高祖只是識事機明利害故見四人者
輔太子便知是得人心可以為之矣叔孫通嫡庶之
說如何動得他又謂高祖平生立大功業過人只是
不殺人溫公乃謂高祖殺四人甚異事見攷異其後一處
所在又却載四人又不信劇孟事意謂劇孟何以為
輕重然又載周休其人極無行自請於吳去呼召得
數萬人助吳如子房劇孟皆溫公好惡所在然著其
事而立論以明之可也豈可以有無其事為褒貶溫
公此樣處議論極純因論章惇言溫公義理不透曰

溫公大處占得多章小點何足以知大處○胡致堂
云通鑑久未成書或言溫公利餐錢故遲遲溫公遂
急結末了故唐五代多繁冗見管見後唐莊宗六月甲午條下○溫

公之言如桑麻穀粟且如稽古錄極好看常思量教
太子諸王恐通鑑難看且看一部稽古錄人家子弟
若先看此便是一部古今在肚裏了○稽古錄有
不備者當以通鑑補之溫公作此書想在忙裏做成
原無義例○稽古錄一書可備講筵宮僚進讀小兒
讀六經了令接續讀去亦好末後一表其言如著龜

一一皆驗宋莒公歷年通譜與此書相似但不如溫公之有法也。○唐鑑欠處多看底辨得出時好。○唐鑑多說得散開無收殺如姚崇論擇十道使患未得人他自說得意好不知范氏何故却貶其說。○或謂史贊唐太宗止言其功烈之盛至於功德兼隆則傷夫自古未之有曰恐不然史臣正贊其功德之美無貶他意其意亦謂除隋之亂是功致治之美是德自道學不明故言功德者如此分別以聖門言之則此兩事不過是功未可謂之德。○范唐鑑首一段專是論太宗本原然亦未盡太宗後來做處儘好只為本領不是與三代便別問歐陽以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贊之無乃太過曰只為歐公一輩人尋常亦不曾理會本領處故其言如此。○范氏以武王釋箕子封比干事比太宗誅高德儒此亦據他眼前好處恁地比並也未論到他本原處似此樣且寬看若一一責以全則後世之君不復有一事可言。○范唐鑑第一段論守臣節處不圓要做一書補之不曾做得范此文草草之甚其人資質渾厚說得

都如此平正只是踈多不入理終守臣節處於此亦須有些處置豈可便如此休了如此議論豈不為英雄所笑○唐鑑白馬之禍歐公論不及此○唐鑑意正有踈處孫之翰唐論精練說利害如身處親歷之但理不及唐鑑耳○呂伯恭晚年謂人曰孫之翰唐論勝唐鑑要之也是切於事情只是大綱却不正了唐鑑也有緩而不精確處如言祖庸調及楊炎二稅之法說得都無收殺只云在於得人不在乎法有這般苟且處審如是則古之聖賢徒法云爾他也是見熙寧間詳於制度故有激而言要之只那有激便不平正○五代舊史溫公通鑑用之歐公蓋以此作文因有失實處如宦者張居翰當時但言緩取一日則一日固二日則二日固歐公直將作大忠說得太好了○致堂管見方是議論唐鑑議論弱又有不相應處前面說一項事末又說別處去○子由古史舜紀所論三事其一許由者是已然當全載史遷本語以該下隨務光之流不當但斥一許由而已也然太史公又言箕山之上有所許由冢則又明其實有是人亦

當世之高士但無堯讓之事耳此其曲折之意蘇子亦有所未及也其一瞽象殺舜蓋不知其有無今但當知舜之負罪引慝號泣怨慕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與夫小杖則受大杖則走父母欲使之未嘗不在側欲求殺之則不可得而已爾不必深辨瞽象殺舜之有無也其一舜禹避丹朱商均而天下歸之則蘇子慮其避之足以致天下之逆至益避啓而天下歸啓則蘇子又譏其避之為不度而無耻於是凡孟子史遷之所傳者皆以為誕妄而不之信今固未暇質其有無然蘇子之所以為說者類皆以世俗不誠之心度聖賢則不可以不之辨也聖賢之心淡然無欲豈有取天下之意哉顧辭讓之發則有根於所性而不能已者苟非所據則雖庖酒豆肉猶知避之况乎秉權據重而天下有歸已之勢則亦安能無所惕然於中而不遠引以避之哉避之而彼不吾釋則不獲已而受之何病於逆避之而幸其見舍則固得吾本心之所欲而又何恥焉唯不避而強取之乃為逆偃然當之而彼不吾歸乃可恥耳如蘇子之言則是凡世

之為辭讓者皆陰欲取之而陽為遜避是以其言反於事實至於如此則不自知其非也舜禹之事世固不以為疑今不復論至益之事則亦有不能無惑於其說者殊不知若太甲賢而伊尹告歸成王冠而周公還政宣王有志而共和罷此類多矣當行而行當止而止而又何耻焉蘇子蓋賢共和而尚何疑於益哉若曰受人之寄則當遂有之而不可歸歸之則為不度而無耻則是王莽曹操司馬懿父子之心而楊堅夫婦所謂騎虎之勢也乃欲以是而語聖賢之事其亦誤矣○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踈畧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呂伯恭極惡之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為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為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殺此語最好某嘗問伯恭此豈馬遷所能及然子由此語雖好又自有病處如云帝王之道以無為為宗之類他只說得箇頭勢大下面工夫又皆空踈亦猶馬遷禮書云大哉禮樂之道洋洋乎鼓舞萬物役使羣動說得頭勢甚大然下面亦空踈却引荀子諸說以足之又如諸侯年表

盛言形勢之利有國者不可無末却云形勢雖強要以仁義為本他上文本意主張形勢而其末却如此說者蓋他也知仁義是箇好底物事不得不說且說教好看如禮書所云亦此意也伯恭極喜渠此等說以為遷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為得聖人為邦之法非漢儒所及此亦眾所共知何必馬遷然遷嘗從董仲舒游史記中有余聞之董生云此等語言亦有所自來也遷之學也說仁義也說詐力也用權謀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却只在於權謀功利孔子

說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傳中首尾皆是怨辭盡說壞了伯夷子由古史皆刪去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為非馬遷為是聖賢以六經垂訓炳若丹青無非仁義道德之說今求義理不於六經而反取踈略淺陋之子長亦惑之甚矣○溫公通鑑以魏為主故書蜀丞相亮寇何地從魏志也其理都錯其所作綱目以蜀為主後劉聰石勒諸人皆晉之故臣故東晉以君臨之至宋後魏諸國則兩朝平書之不主一邊年號只書甲子○問正統之說自三代

以下如漢唐亦未純乎正統乃變中之正者如秦西
晉隋則統而不正者如蜀東晉則正而不統者曰何
必恁地論只天下為一諸侯朝覲獄訟皆歸便是得
正統其有正不正又是隨他做如何恁地論有始不
得正統而後方得者是正統之始有始得正統而後
不得者是正統之餘如秦初猶未得正統及始皇并
天下方始得正統晉初亦未得正統自泰康以後方
始得正統隋初亦未得正統自滅陳後方得正統如
本朝至太宗并了太原方是得正統又有無統時如

三國南北五代皆天下分裂不能相君臣皆不得正

統一作此時某嘗作通鑑綱目有無統之說此書今

便是無統

未及脩後之君子必有取焉溫公只要編年號相續

此等處須把一箇書帝書崩而餘書主書殂既不是
他臣子又不是他史官只如旁人立看一般何故作
此尊奉之態此等處合只書甲子而附註年號於其
下如魏黃初幾年蜀章武幾年吳青龍幾年之類方
為是又問南軒謂漢後當以蜀漢年號繼之此說如
何曰如此亦得他亦以蜀漢是正統之餘如東晉亦

是正統之餘也又問東周如何曰畢竟周是天子又問唐後來多藩鎮割據一云唐末天子不能有其地亦可謂正統之餘否則如何曰唐之天下甚闊所不服者只河北數鎮之地而已一云安得謂不能有其土地○問宋齊梁陳正統如何書曰

自古亦有無統時如周亡之後秦末帝之前自是無所統屬底道理南北亦只是並書又問東晉如何書曰宋齊如何比得東晉又問三國如何書曰以蜀為正蜀亡之後無多年便是西晉中國亦權以魏為正又問後唐亦可以繼唐否曰如何繼得○問綱目主

意曰主在正統問何以主在正統曰三國當以蜀漢為正而溫公乃云某年某月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訓緣此遂欲起意成書推此意脩正處極多若成書當亦不下通鑑許多文字但恐精力不逮未必能成耳若度不能成則須焚之○綱目於無正統處並書之不相主客通鑑於無統處須立一箇為主其又參取史法之善者如權臣擅命多書以某人為某王某公范曄却書曹操自立為魏公綱目亦用此例○楊雄荀彧二事按溫公舊例凡莽臣皆書死

如太師王舜之類獨於楊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稱而以卒書似涉曲筆不免却按本例書之曰莽大夫楊雄死以為足以警夫畏死失節之流而初亦未改温公直筆之正例也荀彧却是漢侍中光祿大夫而參丞相軍事其死乃是自殺故但據實書之曰某官某人自殺而系於曹操擊孫權至濡須之下非故以彧為漢臣也然悉書其官亦見其實漢天子近臣而附賊不忠之罪非與其為漢臣也此等處當時極費區處不審竟得免於後世之公論否胡氏論彧為操謀

臣而劫遷九錫二事皆為董昭先發故欲少緩九錫之議以俟他日徐自發之其不遂而自殺乃劉穆之之類而宋齊立於南唐事亦相似此論竊謂得彧之情○因說通鑑提綱例凡逆臣之死皆書曰死至狄仁傑則甚疑之李氏之復雖出於仁傑然畢竟是死於周之大臣不奈何也教相隨入死例書云某年月日狄仁傑死也○伯恭大事記辨司馬遷班固異同處最好渠一日記一年渠大抵謙退不敢任作書之意故通鑑左傳已載者皆不載其載者皆左傳通鑑

所無者耳有太纖巧處如指出公孫弘張湯姦狡處皆說得羞愧人伯恭少時被人說他不曉事故其論事多指出人之情偽云我亦知得有此意思不好

東萊呂氏曰史官者萬世是非之權衡也禹不能褒鯀管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崔氏不能奪南史之簡公是公非舉天下莫之能移焉自古有國家者皆設史官典司言動凡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必九思三省奠而後發兢兢慄慄恐播於汗簡貽萬世之譏是豈以王者之利勢而下制於一臣哉亦以

公議所在不得不畏耳漢紹堯運置太史令以紀信書而司馬氏仍父子纂其職軼材博識為史臣首遷述黃帝以來至于麟趾勒成一家世號實錄武帝乃惡其直筆刊落其書嗚呼亦惑矣公議之在天下抑則揚塞則決窮則通縱能削一史官之書安能盡梏天下之筆乎

問馬遷既漢武時人必能詳記武帝故實及觀武紀止言封禪禱祠神仙方士等事他全不及至八書中固有略及武帝者然封禪書不過又述武紀所言平準

書又何獨詳述武帝生財法至律書言兵又言文帝而不及武帝遷謂夫子春秋於定哀也則微亦須略舉弘綱而或詳載或不載既自不同若武紀猶可疑者潛室陳氏曰史記不專為漢史乃歷代之史故其紀漢事略於漢書而紀武帝事獨詳若封禪平準二書雖謂之南史家風可也○問漢史上自天文地理下至溝洫刑法皆為立志而選士之法最為近古何乃不為立志曰漢書缺典處兵無志選舉無志為太史公未作得此書故孟堅因陋就簡○問太史公作

史記上自唐虞而八書之作止言漢事班孟堅作漢史合紀漢一代事而乃作古今人表何耶曰八書未必皆言漢事獨平準書專言武帝其贊却說古今漢志雖為一代作然皆自古初述起獨古今人表專說古而不說今自悖其名先輩嘗譏之中間科等分別人物又煞有可議此却班史之贊畫蛇添足

字學

程子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問張旭學草書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劍而

後悟筆法莫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否曰然須是
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旭留
心於書若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

張子曰草書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筆劄已來便有之但
寫得不謹便成草書其傳已久只是法備於右軍附
以己書為說既有草書則經中之字傳寫失其真者
多矣以此詩書之中字儘有不可通者

問蒼頡作字亦非細人朱子曰此亦非自撰出自是理
如此如心性等字未有時如何撰得只是有此理自

流出○二王書某曉不得看著只見俗了今有箇人
書得如此好俗法帖上王帖中亦有寫唐人文字底
亦有一釋名底此皆偽者○字被蘇黃胡亂寫壞了
近見蔡君謨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
○山谷不甚理會得字故所論皆虛米老理會得故
所論皆實嘉祐前前輩如此厚重胡安定於義理不
分明然是甚氣象○南海諸蕃書煞有好者字畫道
勁如古鐘鼎款識諸國各不同風氣初開時此等事
到處皆有開其先者不獨中國也或問古今字畫多

寡之異曰古人篆籀筆畫雖多然無一筆可減今字如此簡約然亦不可多添一筆便是世變自然如此○問何謂書窮八法曰只一點一畫皆有法度人言永字體具八法蔡行夫問張于湖字何故人皆重之曰也是好但是不把持愛放縱本朝如蔡忠惠以前皆有典則及至米元章黃魯直諸人出來便不肯恁地要之這便是世態衰下其為人亦然○問明道先生云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意謂此正在勿忘勿助之間也今作字忽忽則不復成字是

忘也或作意令好則愈不能好是助也以此知持敬者正勿忘勿助之間也曰若如此說則只是要字好矣非明道先生之意也○問禮樂射御書數書莫只是字法否曰此類有數法如日月字是象其形也江河字是諧其聲也考老字是假其類也如此數法若理會得則天下之字皆可通矣

臨川吳氏曰聲音用三十六字母尚矣俗本傳訛而莫能正也群當易以芹非當易以威知徹牀娘四字宜廢圭缺群危四字宜增樂安陳晉翁以指掌圖為之

節要卷首有切韻須知於照穿牀娘下註曰已見某
字母下於經堅輕牽繫虔外別出局涓傾圈瓊拳則
宜廢宜增蓋已瞭然矣○倉頡字世謂之古文其別
出者謂之古文奇字自黃帝以來至於周宣王二千
年間中國所通行之字惟此而已史籀始略變古法
謂之大篆李斯又略變籀法謂之小篆小篆大篆古
文名則三實則小異而大同今世字書惟許氏說文
最先然所纂皆秦小篆爾古文大篆僅存一二宋薛
氏集古鐘鼎之文為五聲韻雖其所據有可信者有
不可信者然使學者因是頗見三代以前之遺文其
功實多○秦丞相斯燔滅聖經負罪萬世而能損益
倉史二家文字為篆書至今與日月相煥煥是固不
可以罪掩其功也斯誅之後工其書以名世者誰歟
七八百年屢見唐李陽冰又二百年僅見宋初徐鉉
而已宋人能者多於唐而表表者不一二噫何其孤
也哉蓋亦有其故矣秦人苟簡煩碎峻迫以為治壹
惟刀筆更是任至以衡石程其書厭篆書繁難省徑
為隸以便官府人惟便之趨則孰肯背時所向而甘

心繁難者哉篆學之孤殆其勢之所必至噫篆之興
繇於秦而篆之廢實亦繇於秦推所從來任吏之過
也○自隸興於秦而篆廢於漢其初不過圖簡便以
適己而已漢隸之流為晉隸則又專務姿媚以悅人
妍巧千狀見者無不愛學者竭其精力以模擬之而
患不似也夫字者所以傳經載道述史記事治百官
察萬民貫通三才其為用大矣縮之以簡便華之以
姿媚偏旁點畫浸浸失真弗省弗顧惟以悅目為姝
何其小用之哉漢晉而後若唐若宋聲明文物之盛

各三百年頗有肯尋斯籀之緒上追科斗鳥迹之遺
者視漢晉為優然亦間見爾不易得也就二代而論
唐之能者超於宋宋之能者多於唐

科舉之學

程子曰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
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身若果有曰我心
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矣若志在富貴
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人有
習他經既而舍之習戴記問其故曰決科之利也某

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
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
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
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
可語也一云明道知扶溝縣事伊川侍行謝顯道將
歸應舉伊川曰何不止試於太學顯道對曰
蔡人勦習禮記決科之利○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
也先生因云顯道乃止

業其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
第却是責天理而不脩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即
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或謂科
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為舉業
餘日即可為學然人不志於此必志於彼故科舉之
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龜山楊氏曰試教授宏辭科乃是以文字自售古人行
已似不如此今之進士使豪傑者出必不肯就然以
謂舍此則仕進無路故為不得已之計或是為貧或
欲緣是少試其才既得官矣又以僥求榮達此何義
哉

朱子曰今來專去理會時文少間身已全做不是這是

一項人又有一項人不理會時文去理會道理少間所做底事却與所學不相關又有依本分就所見定是要躬行也不須去講學這箇少間只是做得會差亦不至大狼狽只是如今這般人己是大段好了○義理人心之所同然人去講求却易為力舉業乃分外事倒是難做可惜舉業壞了多少人○士人先要分別科舉與讀書兩件孰輕孰重若讀書上有七分志科舉上有三分猶自可若科舉七分讀書三分將來必被他昧却况此志全是科舉所以到老全使不著蓋不關為己也聖人教人只是為己○或以不安科舉之業請教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二者不能兩立知其所不安則反其所不安以就吾安爾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做人而已前日科舉之習蓋未嘗不談孝弟忠信但用之非爾若舉而反之於身見於日用則安矣○專做時文底人他說底都是聖賢說話且如說廉他且會說得好說義他也會說得好待他身做處只自不廉只自不義緣他将許多話只是就紙上說廉是題目上合說廉義是題目上合說義

都不關自家身已些子事○告成人曰看今人心下自成兩樣如何却專向功名利祿底心去却全背了這箇心不向道理邊來公今赴科舉是幾年公文字想不為不精以公之專一理會做時文宜若一舉便中高科登顯仕都了到今又却不得亦可自見得失不可必如此若只管沒溺在裏面都出頭不得下梢只管衰塌若將這箇自在一邊須要去理會道理是要緊待去取功名却未必不得○專一做舉業工夫不待不得後枉了氣力便使能竭力去做又得到狀

元時亦自輸却這邊工夫了人於此事從來只是強勉不能捨命去做正似今人強勉來學義理然其平生窮理惟不敢自以為是士人亦有略知向者然那下重掉不得如何知此下事如今凝神靜慮積日累月如此尚只今日見得一件明日見得一件未有廓然貫通處况彼千頭萬緒支離其心未嘗一日用其力於此者耶○科舉累人不淺人多為此所奪但有父母在仰事俯育不得不資於此故不可不勉爾其實甚奪人志○以科舉為為親而不為為己之學只

是無志以舉業為妨實學不知曾妨飲食否只是無志也○或以科舉作館廢學自咎者曰不然只是志不立不曾做工夫爾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自是不當怨尤要你做甚耶伊川曰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正為此也若志立則無處無工夫而何貧賤患難與夫夷狄之間哉○舉業亦不害為學前輩何嘗不應舉只緣今人把心不定所以有害纔以得失為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

之書據吾所見而為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自有天資不累於物不須多用力以治之者其於科舉自小便見得輕初亦非有所見而輕之也正如人天資有不好啖酒者見酒自惡非知酒之為害如何也又有人天資不好色者亦非是有見如何自是他天資上看見那物事無緊要若此者省得工夫去治此一項今或未能如此須用力勝治方可○問許叔重太貪作科舉文字曰既

是家貧親老未免應舉亦當好與他做舉業舉業做不妨只是先以得失橫置胸中却害道○或問科舉之學曰做舉業不妨只是把格式彙括自家道理都無那追逐時好回避忌諱底意思便好

北溪陳氏曰聖賢學問未嘗有妨於科舉之文理義明則文字議論益有精神光采躬行心得者有素則形之商訂時事敷陳治體莫非溢中肆外之餘自有以當人情中物理諳然仁義道德之言一一皆可用之實也

潛室陳氏曰應舉求合程度此乃道理當爾乃若不合程度而萌僥倖之心不守尺寸而起冒為之念此則妄矣應舉何害義理但克去此等妄念方是真實舉子

雙峯饒氏曰義理與舉業初無相妨若一日之間上半日將經傳討論義理下半日理會舉業亦何不可况舉業之文未有不自義理中出者若講明得義理通透則識見高人行文條暢舉業當益精若不通義理則識見凡下議論淺近言語鄙俗文字中十病九痛

不自知覺何緣做得好舉業雖沒世窮年從事於此亦無益也

學十四

論詩

問詩可學否程子曰既學時須是用功方合詩人格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詩云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心又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當某素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為此閑言語○邵堯夫詩云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真風流人豪也○石曼卿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此語形容得浩然之氣

龜山楊氏曰作詩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詩尚諷
諫唯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為有補若諫而
涉於毀謗聞者怒之何補之有觀蘇東坡詩只是譏
諷朝廷殊無溫柔敦厚之氣以此人故得而罪之若
是伯淳詩則聞者自然感動矣因舉伯淳和溫公諸
人禊飲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又泛舟詩云
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溫柔敦厚也○君子之所養
要令暴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陶淵明詩所不可
及者冲澹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詩然後知淵

明詩非著力之所能成私意去盡然後可以應世

朱子曰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然則詩者
豈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
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
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
比事遣辭之善否今以魏晉以前諸賢之作考之蓋
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況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
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而葩藻之詞勝言
志之功隱矣○或言今人作詩多要有出處曰關關

睢鳩出在何處。○古樂府只是詩中間却添許多泛聲後來人怕失了那泛聲逐一聲添箇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作詩間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便是陷溺爾當其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如思量詩句至其真味發溢又却與尋常好吟者不同。○古詩須看西晉以前如樂府諸作皆佳杜陵夔州以前詩佳夔州以後自出規模不可學蘇黃只是今人詩蘇才豪然一衮說盡無餘意黃費安排。○選中劉琨詩高東晉詩已不逮前人齊梁益淳

薄鮑明遠才健其詩乃選之變體李太白專學之如腰鎌刈葵藿倚杖牧鷄豚分明說出箇倔强不肯甘心之意如疾風衝塞起砂礫自飄揚馬毛縮如蝟角弓不可張分明說出邊塞之狀語又俊健。○陶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後人學他平淡便相去遠矣其後生見人做得詩好銳意要學遂將淵明詩平側用字一一依他做到一月後便解自做不要他本子方得作詩之法。○蘇子由愛選詩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此正是子由慢底句法某却愛寒城一以眺平楚

正蒼然十字却有力。○齊梁間人詩讀之使人四肢
皆懶慢不收拾。○晉人詩惟謝靈運用古韻如祐字
協燭字之類唐人惟韓退之柳子厚白居易用古韻
如毛穎傳牙字資字毛字皆協魚字韻是也。○唐明
皇資稟英邁只看他做詩出來是什麼氣魄今唐百
家詩首載明皇一篇早渡蒲津關多少飄逸氣槩便
有帝王底氣燄越州有石刻唐朝臣送賀知章詩亦
只有明皇一首好有曰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何。○
李太白詩不專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緩底如首篇大

雅久不作多少和緩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
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
詠荊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
杜詩初年甚精細晚年橫逆不可當只意到處便押
一箇韻如自秦州入蜀諸詩分明如畫乃其少作也
李太白詩非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之中蓋聖於詩
者也古風兩卷多效陳子昂亦有全用其句處太白
去子昂不遠其尊慕之如此然多為人所亂有一篇
分為三篇者有二篇合為一篇者。○李太白終始學

選詩所以好杜子美詩好者亦多是倣選詩漸放手
夔州諸詩則不然也○問李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
雕飾前輩多稱此語如何曰自然之好又不如芙蓉
露下落楊柳月中疎則尤佳○人多說子美夔州詩
好此不可曉魯直一時固自有所見今人只見魯直
說好便却說好如矮人看場耳問韓退之潮州詩東
坡海外詩如何曰却好東坡晚年詩固好只文字也
多是信筆胡說全不看道理○文字好用經語亦一
病老杜詩致遠思恐泥東坡寫此詩到此句云此詩

不足為法○杜子美暗飛螢自照語只是巧韋蘇州
云寒雨暗深更流螢度高閣此景色可想但則是自
在說了因言國史補稱韋為人高潔鮮食寡欲所至
之處掃地焚香閉閣而坐其詩無一字做作直是自
在其氣象近道意常愛之問比陶如何曰陶却是有
力但語健而意閑隱者多是帶性負氣之人為之陶
欲有為而不能者也又好名韋則自在其詩則有做
不着處便倒塌了底晉宋間詩多閑淡杜工部等詩
常忙了陶云身有餘勞心有常閑乃禮記身勞而心

閑則爲之也。○韋蘇州詩高於王維孟浩然諸人以其無聲色臭味也。○韓詩平易孟郊喫了飽飯思量到人不到處聯句中被他牽得亦著如此做。○人不可無戒謹恐懼底心莊子說庖丁解牛神妙然纔到那族必心怵然爲之一動然後解去心動便是懼處韓文闔鷄聯句云一噴一醒然再接再礪乃謂雖困了一以水噴之便醒一噴一醒即所謂懼也此是孟郊語也說得好又曰爭觀雲填道助叫波翻海此乃退之之豪一噴一醒然再接再礪乃此是東野之工

○李賀較怪得些子不如太白自在又曰賀詩巧。○詩須是平易不費力句法混成如唐人玉川子輩句語雖險怪意思亦自有混成氣象因舉陸務觀詩春寒催喚客嘗酒夜靜卧聽兒讀書不費力好。○白樂天琵琶行云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這是和而淫至淒淒不似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這是淡而傷。○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孟子心不動吾今其庶幾此樂天以文滑稽也然猶雅馴非若今之作者村裏雜劇也。○唐文人皆不可曉如劉禹錫

作詩說張曲江無後及武元衡被刺亦作詩快之白
樂天亦有一詩暢快李德裕樂天人多說其清高其
實愛官職詩中凡及富貴處皆說得口津津底涎出
杜子美以稷契自許未知做得與否然子美却高其
救房琯亦正○偶誦寒山數詩其一云城中蛾眉女
珠佩何珊珊鸚鵡花間弄琵琶月下彈長歌三日響
短舞萬人看未必長如此芙蓉不耐寒云如此類煞
有好处詩人未易到此○石曼卿詩極有好处如仁
者雖無敵王師固有征無私乃時雨不殺是天聲○

曼卿詩極雄豪而縝密方嚴極好如籌筆驛詩意中
流水遠愁外舊山青之句極佳可惜不見其全集多
於小說詩話中略見一二爾曼卿曾次極高非諸公
所及其為人豪放而詩詞乃方嚴縝密此便是他好
處可惜不曾得用○山谷詩精絕知他是用多少工
夫今人卒乍如何及得可謂巧好無餘自成一家矣
但只是古詩較自在山谷則刻意為之又曰山谷詩
忒巧了○陳後山初見東坡時詩不甚好到得為正
字時筆力高妙如題趙大年所畫高軒過圖云晚知

書畫真有益却悔歲月來無多極其筆力。○張文潛詩有好底多但頗率爾多重用字如梁甫吟一篇筆力極健如云永安受命堪垂涕手挈庸兒是天意等處說得好但結末差弱耳又曰張文潛大詩好崔德符小詩好。○古人詩中有句今人詩更無句只是一直說將去這般詩一日作百首也得如陳簡齋詩亂雲交翠壁細雨濕青林暖日薰楊柳濃陰醉海棠他是甚麼句法。○今時婦人能文只有李易安與魏夫人李有詩大畧云兩漢本繼紹新室如贅疣所以嵇

中散至死薄殷周中散非湯武得國引之以此王莽如此等語豈女子所能。○近世諸公作詩費工夫要何用元祐時有無限事合理會諸公却盡日唱和而已今言詩不必作且道恐分了為學工夫然到極處當自知作詩果無益。○今人所以事事做得不好者緣不識之故只如箇詩舉世之人盡命去奔做只是無一箇人做得成詩他是不識好底將做不好底不好底將做好底這箇只是心裏鬧不虛靜之故不虛不靜故不明不明故不識若虛靜而明便識好物事

雖百工技藝做得精者也是他心虛理明所以做得
來精心裏鬧如何見得○詩社中人言詩皆原於賡
歌今觀其詩如何有此意○作詩先用看李杜如士
人治本經本既立次第方可看蘇黃以次諸家詩○
今人不去講義理只去講詩文已落第二義况又不
去學好底却只學去做那不好底作詩不學六朝又
不學李杜只學那嶢崎底今便學得十分好後把作
甚麼用莫道更不好如近時人學山谷詩然又不學
山谷好底只學得那山谷不好處林擇之云後山詩
恁底深他資質儘高不知如何肯去學山谷曰後山
雅健強似山谷然氣力不似山谷較大但却無山谷
許多輕浮底意思然若論序事又却不及山谷山谷
善叙事情叙得盡後山叙得較有踈處若散文則山
谷大不及後山○或謂梅聖俞長於詩曰詩亦不得
謂之好或曰其詩亦平淡曰他不是平淡乃是枯槁
○江西之詩自山谷一變至楊庭秀又再變楊大年
雖巧然巧之中猶有混成底意思便巧得來不覺及
至歐公早漸漸要說出來然歐公詩自好所以他喜

梅聖俞詩蓋枯淡中有意思歐公最喜一人送別詩
兩句云曉日都門道微涼草樹秋又喜王建詩曲徑
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歐公自言平生要道此語不得
今人都不識這意思只要嵌事使難字便云好○明
道詩旁人不識余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此是後生
時氣象眩露無含蓄

南軒張氏曰作詩不可直說破須如詩人婉而成章楚
詞最得詩人之意如言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
未敢言思是人也不言則思之之意深而不可以

言語形容也若說破如何思如何思則意味淺矣
象山陸氏曰詩之學尚矣原於賡歌委於風雅風雅之
變壅而溢焉者也湘纍之騷又其流也子虛長楊之
賦作而騷幾亡矣黃初而降日以漸薄惟彭澤一源
來自天稷與衆殊趣而淡薄平夷玩嗜者少隋唐之
間否亦極矣杜陵之出愛君悼時追躡騷雅而才力
宏厚偉然足以鎮浮靡詩家為之中興

西山真氏曰古者雅頌陳於間燕二南用之房中所以
閑邪僻而養中正也衛武公作抑戒以自警卒為時

賢相以楚靈王之無道一聞祁招愔愔之語凜焉為之弗寧詩之感人也如此于後斯義浸亡凡日接其君之耳者樂府之新聲梨園之法曲而已其不蕩心而溺志者幾希。古今詩人吟諷吊古多矣斷煙平蕪淒風淡月荒寒蕭瑟之狀讀者往往慨然以悲工則工矣而於世道未有云補也惟杜牧之王介甫高才遠韻超邁絕出其賦息媯留侯等作足以訂千古是非

臨川吳氏曰詩之變不一也虞廷之歌邈矣弗論余觀

三百五篇南自南雅自雅頌自頌變風自變風以至於變雅亦然各不同也詩亡而楚騷作騷亡而漢五言作訖于魏晉顏謝以下雖曰五言而魏晉之體已變變而極于陳隋漢五言至是幾亡唐陳子昂變顏謝以下上復晉魏漢而沈宋之體別出李杜繼之因子昂而變柳韓因李杜又變變之中有古體有近體體之中有五言有七言有雜言詩之體不一人之才亦不一各以其體各以其才各成一家言如造化生物洪纖曲直青黃赤白均為大巧之一巧自三百五

篇已不可一槩齊而况後之作者乎宋氏王蘇黃三家各得杜之一體涪翁於蘇迥不相同蘇門諸人其初略不之許坡翁獨深器重以為絕倫眼高一世而不必人之同乎己者如此近年乃或清圓侷儻之為尚而極詆涪翁噫羣兒之愚爾不會詩之全而該夫不一之變偏守一是而悉非其餘不合不公何以異漢世專門之經師也哉○詩雅頌風騷尚矣漢魏晉五言訖于陶其適也顏謝而下弗論浸微浸滅至唐陳子昂而中興李韋柳因而因杜韓因而革律雖始

於唐然深遠蕭散不離於古為得非但句工語工字工而可○詩以道情性之真十五國風有田夫閨婦之辭而後世文士不能及者何也發乎自然而非造作也漢魏迨今詩凡幾變其間宏才實學之士縱橫放肆千彙萬狀字以鍊而精句以琢而巧用事取其切模擬取其似功力極矣而識者乃或舍旃而尚陶韋則亦以其不鍊字不琢句不用事而情性之真近乎古也今之詩人隨其能而有所尚各是其是孰有能知真是之歸者哉

論文

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關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為先平生所為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

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為文亦玩物也

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

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一作惟傳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

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為文者專務

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曰古者學為

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為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

一作攄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一作章所謂有德者必

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為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

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聖人文章自然與學為文者不同如繫辭之文後人決學不得譬之化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剪裁為之者或有繪畫為之者看時雖似相類然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般生意。○孟子論王道便實徒善不足為政徒法不能自行便先從養生上說將去既庶既富然後以飽食暖衣而無教為不可故教之也孟子而後却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語固多病然要之大意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說到道元未到得西

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韓退之文不可漫觀晚年所見尤高。○

退之晚年為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脩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原性等文皆少時作。○退之作琴操有曰臣罪當誅兮天

王聖明此善道文王意中事者前後文人道不到也龜山楊氏曰作文字要只說目前話令自然分明不驚

但人不能得然後知孟子所謂言近非聖賢不能也
○爲人要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
字溫柔敦厚尤不可無如子瞻詩多所譏玩殊無惻
怛愛君之意荆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惟是爭氣而
已何以事君○六經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治
之成法也其文自堯舜歷夏商周之季興衰治亂成
敗之跡揅敞通變因時損益之理皆煥然可考網羅
天地之大文理象器幽明之故死生終始之變莫不
詳論曲譬較然如數一二宜乎後世高明超卓之士

一撫卷而盡得之也予竊怪唐虞之世六籍未具士
於斯時非有誦記操筆綴文然後爲學也而其蘊道
懷德優入聖賢之域者何多耶其達而位乎上則昌
言嘉謨足以亮天工而成大業雖困窮在下而潛德
隱行猶足以經世勵俗其芳猷美績又何其章章也
自秦焚詩書坑術士六藝殘缺漢儒收拾補綴至建
元元狩之間文辭粲如也若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
如楊雄之徒繼武而出雄文大筆馳騁古今沛然如
決江漢浩無津涯後雖有作者未有能涉其波流也

然賈誼明申韓仲舒陳災異馬遷之多愛相如之浮
侈皆未足與議惟楊雄為庶幾於道然尚恨其有未
盡者積至於唐文籍之備蓋十百前古元和之間韓
柳輩出咸以古文名天下然其論著不詭於聖人蓋
寡矣自漢訖唐千餘歲而士之名能文者無過是數
人及考其所至卒未有能倡明道學窺聖人闡奧如
古人者然則古之時六籍未具不害其善學後世文
籍雖多亡益於得也

人有語及為文者和靖尹氏曰嘗聞程先生云聖人文

章載為六經自左丘明作傳文章始壞文勝質也

朱子曰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
世之文也如國語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時語
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於亂世之文
則戰國是也然有英偉氣非衰世國語之文之比也
楚漢間文字真是奇偉豈易及也○楚詞不甚怨君
今被諸家解得都成怨君不成模樣九歌是托神以
為君言人間隔不可企及如已不得親近於君之意
以此觀之他便不是怨君至山鬼篇不可以君為山

鬼又倒說山鬼欲親人而不可得之意今人解文字
不看大意只逐句解意却不貫○問離騷卜居篇內
字曰字義從來曉不得但以意看可見如突梯滑稽
只是軟熟迎逢隨人倒隨人起底意思如這般文字
更無些小窒礙想只是信口恁地說皆自成文林艾
軒嘗云班固揚雄以下皆是做文字已前如司馬遷
司馬相如等只是恁地說出今看來是如此古人有
取於登高能賦這也須是敏須是會說得通暢如古
者或以言揚說得也是一件事後世只就紙上做如

就紙上做則班揚便不如已前文字當時如蘇秦張
儀都是會說史記所載想皆是當時說出又云漢末
以後只做屬對文字直至後來只管弱如蘇頌著力
要變變不得直至韓文公出來盡掃去了方做成古
文然亦止做得未屬對合偶以前體格然當時亦無
人信他故其文亦變不盡纔有一二大儒畧相効以
下並只依舊到得陸宣公奏議只是雙關做去又如
子厚亦自有雙關之文向來道是他初年文字後將
年譜看乃是晚年文字蓋是他効世間模樣做則劇

耳文氣衰弱直至五代竟無能變到尹師魯歐公幾
人出來一向變了其間亦有欲變而不能者然大槩
都要變所以做古文自是古文四六自是四六却不
衰雜○楚些沈存中以此為呪語如今釋子念娑婆
訶三合聲而巫人之禱亦有此聲此却說得好蓋今
人只求之於雅而不求之於俗故下一半都曉不得
離騷叶韻到篇終前面只發兩例○古人文章大率
後人不曉却謂只此兩韻如此
只是平說而意自長後人文章務意多而酸澁如離
騷初無奇字只恁說將去自是好後來如魯直恁地

着力做却自是不好○古賦須熟看屈宋韓柳所作
乃有進步處○楚詞平易後人學做者反艱深了都
不可曉○漢初賈誼之文質實晁錯說利害處好答
制策便亂道董仲舒之文緩弱其答賢良策不答所
問切處至無緊要處又累數百言東漢文章尤更不
如漸漸趨於對偶如楊震輩皆尚識緯張平子非之
然平子之意又却理會風角鳥占何愈於識緯陵夷
至於三國兩晉則文氣日卑矣古人作文作詩多是
模倣前人而作之蓋學之既久自然純熟如相如封

禪書模倣極多柳子厚見其如此却作貞符以反之然其文體亦不免乎蹈龍衣也○司馬遷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戰國文氣象賈誼文亦然老蘇文亦雄健似此皆有不帖帖意仲舒文實劉向文又較實亦好無此虛氣象比之仲舒仲舒較滋潤發揮大抵武帝以前文雄健武帝以後便實到杜欽谷永書又太弱無歸宿了匡衡書多有好處漢明經中皆不似此○司馬遷史記用字也有下得不是處賈誼亦然如治安策說教太子處云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這

下面承接便用解說此義忽然掉了却說上學去云學者所學之官也又說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一段了却方說上太子事云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都不成文義更無段落他只是乘才快胡亂寫去這般文字也不可學董仲舒文字却平正只是又困善仲舒匡衡劉向諸人文字皆善弱無氣燄司馬遷賈生文字雄豪可愛只是逞快下字時有不穩處段落不分明匡衡文字却細密他看得經書極子細能向裏做工夫只是做人不好無氣節仲舒讀書不

如衡子細踈畧甚多然其人純正開闊衡不及也荀子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誦數即今人讀書記遍數也古人讀書亦如此只是荀卿做得那文字不帖律處也多○仲舒文大槩好然也無精彩○孔氏書序不類漢文似李陵答蘇武書問董仲舒三策文氣亦弱與鼂賈諸人文章殊不同何也曰仲舒為人寬緩其文亦如其人大抵漢自武帝後文字要入細皆與漢初不同○林艾軒云司馬相如賦之聖者揚子雲班孟堅只填得他腔子一作腔如何得似他自

在流出左太冲張平子竭盡氣力又更不及○問呂舍人言古文衰自谷永曰何止谷永鄒陽獄中書已自皆作對子了又問司馬相如賦似作之甚易曰然又問高適焚舟決勝賦甚淺陋曰文選齊梁間江摠之後賦皆不好了○問西漢文章與韓退之諸公文章如何曰而今難說便說某人優某人劣亦未必信得及須是自看得這一人文字某處好某處有病識得破了却看那一人文字便見優劣如何若看這一人文字未破如何定得優劣便說與公優劣公亦如

何便見其優劣處但子細自看自識得破而今人以識古人文字不破只是不曾子細看又兼是先将自家意思橫在習次所以見從那偏處去說出來也都是橫說又曰人做文章若是子細看得一般文字熟少間做出文字意思語脉自是相似讀韓文熟便做出韓文底文字讀得蘇文熟便做出蘇文底文字若不曾子細看少間却不得用大率古人文章皆是行正路後來杜撰底皆是行狹隘邪路去了而今只是依正底路脉做將去少間文章自會高人又云蘇

子由有一段論人做文章自有合用底字只是下不著又如鄭齊叔云做文字自有穩底字只是人思量不著橫渠云發明道理惟命字難要之做文字下字

實是難不知聖人說出來底也只是這幾字如何鋪

排得恁地安穩

或曰子瞻云都來這
幾字只要會安排

然而人之文章

也只是三十歲以前氣格都定但有精與未精耳然而掉了底便荒疎只管用功底又較精向見韓無咎說他晚年做底文字與他二十歲以前做底文字不甚相遠此是自驗得如此人到五十歲不是理會文

章時節前面事多日子少了若後生時每日便偷一兩時閑做這般工夫若晚年如何有工夫及此或曰人之晚年知識却會長進曰也是後生時都定便長進也不會多然而能用心於學問底便會長進若不學問只縱其客氣底亦如何會長進日見昏了有人後生氣盛時說盡萬千道理晚年只恁地闌鞞底或引程先生曰人不學便老而衰曰只這一句說盡了又云某人晚年日夜去讀書某人戲之曰吾丈老年讀書也須還讀得入不知得入如何得出謂其不能

發揮出來為做文章之用也其說雖麤似有理又云人晚年做文章如秃筆寫字全無鋒銳可觀又云某四十以前尚要學人做文章後來亦不暇及此矣然而後來做底文字便只是二十左右歲做底文字又曰劉季章近有書云他近來看文字覺得心平正某答他令更掉了這箇虛心看文字蓋他向來便是硬自執他說而今又是將這一說來單正是未理會得大率江西人都是硬執他底橫說如王介甫陸子靜都只是橫說且如陸子靜說文帝不如武帝豈不是

橫說又云介甫諸人取人如資質淳厚底他便不取看文字穩底他便不取如那決裂底他便取說他轉時易大率都是硬執他底○韓文力量不如漢文漢文不如先秦戰國○某方脩韓文考異而學者至因曰韓退之議論正規模闊大然不如柳子厚較精密如辨鶡冠子及說列子在莊子前及非國語之類辨得皆是黃達才言柳文較古曰柳文是較古但却易學學便似他不似韓文規模闊學柳文也得但會衰了人文字○因論韓文公謂如何用功了方能辨古

書之真偽曰鶡冠子亦不曾辨得柳子厚謂其書乃寫賈誼鵬賦之類故只有此處好其他皆不好柳子厚看得文字精以其人刻深故如此韓較有些王道意思每事較含洪便不能如此○退之要說道理又要則劇有平易處極平易有險竒處極險竒且教他在潮州時好止住得一年柳子厚却得永州力也○柳學人處便絕似平淮西雅之類甚似詩詩學陶者便似陶韓亦不必如此自有好處如平淮西碑好○問韓柳二家文體孰正曰柳文亦自高古但不甚醇

正又問子厚論封建是否曰子厚說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亦是但說到後面有偏處後人辨之者亦失之太過如廖氏所論封建排子厚太過且封建自古便有聖人但因自然之理勢而封之乃見聖人之公心且如周封康叔之類亦是古有此制因其有功有德有親當封而封之却不是聖人有不得已處若如子厚所說乃是聖人欲吞之而不可得乃無可奈何而為此不知所謂勢者乃自然之理勢非不得已之勢也○有一等人專於為文不去讀聖賢書又有一

等人知讀聖賢書亦自會作文到得說聖賢書却別做一箇詫異模樣說不知古人為文大抵只如此那得許多詫異韓文公詩文冠當時後世未易及到他上宰相書用菁菁者莪詩註一齊都寫在裏面若是他自作文豈肯如此作最是說載沉載浮沉浮皆載也可笑載是助語分明彼如此說了他又如此用○問韓文李漢序頭一句甚好曰公道好某看來有病曰文者貫道之器且如六經是文其中所說皆是這道理如何有病曰不然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

文反能貫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喫飯時下飯耳若以文貫道却是把本為末以末為本可乎其後作文者皆是如此因說蘇文害正道甚於老佛且如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却解為義無利則不和故必以利濟義然後合於人情若如此非唯失聖言之本指又且陷溺其心○柳子厚文有所模倣者極精如自解諸書是做司馬遷與任安書劉原父作文便有所做○韓千變萬化無心變歐有心變杜祁公墓誌說一件未了又說一件韓董晉行狀尚稍長權德輿

作宰相神道碑只一板許歐蘇便長了蘇體只是一類柳伐原議極局促不好東萊不知如何喜之陳後山文如仁宗飛白書記大段好曲折亦好墓誌亦好有典有則方是文章其他文亦有太局促不好者○東坡文字明快老蘇文雄渾儘有好處如歐公曾南豐韓昌黎之文豈可不看柳文雖不全好亦當擇合數家之文擇之無二百篇下此則不須看恐低了人手段但採他好處以為議論足矣若班馬孟子則是大底文字○韓文高歐陽文可學曾文一字換一字

謹嚴然太迫又云今人學文者何曾作得一篇枉費
了許多氣力大意主乎學問以明理則自然發為好
文章詩亦然○國初文章皆嚴重老成嘗觀嘉祐以
前誥詞等言語有甚拙者而其人才皆是當世有名
之士蓋其文雖拙而其詞謹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
所以風俗渾厚至歐公文字好底便十分好然猶有
甚拙底未散得他和氣到東坡文字便馳騁忒巧了
及宣政間則窮極華麗都散了和氣所以聖人取先
進於禮樂意思自是如此○劉子澄言本朝只有四

篇文字好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因傷時文
之弊謂張才叔書義好自靖人自獻于先王義胡明
仲醉後每誦之又謂劉棠舜不窮其民論好歐公甚

喜之其後姚孝寧易義亦好

一云或問太極西銘曰
自孟子已後方見有此

兩篇○嘗以伊川答方道輔書示學者曰他只恁平

鋪無緊要說出來只是要移易他一兩字也不得要
改動他一句也不得○李泰伯文實得之經中雖淺
然皆自大處起議論首卷潛書民言好如古潛夫論
之類周禮論好如宰相掌人主飲食男女事其意如

此今其論皆然文字氣象大段好甚使人愛之亦可
見其時節方興如此好老泉父子自史中戰國策得
之故皆自小處起議論歐公喜之李不軟貼不為所
喜范文正公好處歐不及○嘗讀宋景文張巡贊曰
其文自成一家景文亦服人嘗見其寫六一瀧岡阡
表二句云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
六一文一唱三歎今人是如何作文○六一文有斷
續不接處如少了字模樣如祕演詩集序喜為歌詩
以自娛十年間兩節不接六一居士傳意凡文弱仁

宗飛白書記文不佳制誥首尾四六皆治平間所作
非其得意者恐當時亦被人催促加以文思緩不及
子細不知如何然有紆餘曲折辭少意多玩味不能
已者又非辭意一直者比黃夢升墓誌極好其所喜
者豐樂亭記○歐公文字鋒刃利文字好議論亦好
嘗有詩云玉顏自古為身累肉食何人為國謀以詩
言之是第一等好詩以議論言之是第一等議論○
問歐公文字愈改愈好曰亦有改不盡處如五代史
宦者傳末句云然不可不戒當時必是載張承業等

事在此故曰然不可不戒後既不欲載之於此而移之於後則此句當改偶忘削去故也。○歐公為蔣穎叔輩所誣既得辨明謝表中自叙一段只是自胷中流出更無此窒礙此文章之妙也又曰歐公文亦多是脩改到妙處頃有人買一作見得他醉翁亭記藁初說滁州四面有山凡數十字末後改定只曰環滁皆山也五字而已如尋常不經思慮信意所作言語亦有絕不成文理者不知如何。○歐公文章及三蘇文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曾使差異底字換却那

尋常底字。○文章到歐曾蘇道理到二程方是暢荆公文暗。○歐公文字敷腴溫潤曾南豐文字又更峻潔雖議論有淺近處然却平正好到得東坡便傷於巧議論有不正當處後來到中原見歐公諸人了文字方稍平老蘇尤甚大抵已前文字都平正人亦不會大段巧說自三蘇文出學者始日趨於巧如李泰伯文尚平正明白然亦已自有此巧了輔廣問荆公之文如何曰他却似南豐文但比南豐文亦巧荆公曾作許氏世譜寫與歐公看歐公一日因曝書見了

將看不記是誰作意中以為荆公作又云介甫不解
做得恁地恐是曾子固所作廣又問後山文如何曰
後山煞有好文字如黃樓銘館職策皆好廣又問後
山是宗南豐文否曰他自說曾見南豐于襄漢間後
見一文字說南豐過荆襄後山携所作以謂之南豐
一見愛之因留款語適欲作一文字事多因托後山
為之且授以意後山文思亦澁窮日之力方成僅數
百言明日以呈南豐南豐云大畧也好只是冗字多
不知可為畧刪動否後山因請改竄但見南豐就坐

取筆抹數處每抹處連一兩行便以授後山凡削去
一二百字後山讀之則其意尤完因歎服遂以為法
所以後山文字簡潔如此○歐公文字大綱好處多
晚年筆力亦衰曾南豐議論平正耐點檢李泰伯文
亦明白好看錢木之問老蘇文議論不正當曰議論
雖不是然文字亦自明白洞達○歐陽子云三代而
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
而禮樂為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
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

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為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揜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

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為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為皆出於天命之所為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皆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為事業然在戰國之

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辨列禦寇莊周荀况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傳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唯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楊雄之後則一以浮華為尚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玄法言蓋亦長楊較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為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于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

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弊精神糜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為者然猶幸其畧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泝其原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燁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諂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為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為文者皆

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論議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
馬遷相如楊雄為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
之弊則但以詞不已出而遂有神徂聖伏之歎至於
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潛竊為文之病大振顏風教
人自為為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受之際蓋未免
裂道與文以為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
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
數十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
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楊以下皆不能及

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宜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
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
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既曰吾老將
休付子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
尊之也既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
以張其說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為一
耶為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
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
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吾讀唐書而有感因書

其說以訂之。○因言文士之失曰：今曉得義理底人，少間被物慾激搏，猶自一強一弱一勝一負。如文章之士，下梢頭都靠不得。且如歐陽公初間做本論，其說已自大段拙了，然猶是一片好文章，有頭尾。他不過欲封建井田，與冠婚喪祭、蒐田燕饗之禮，使民朝夕從事於此，少間無工夫被佛氏引去，自然可變其計，可謂拙矣。然猶是正當議論也。到得晚年，自做六一居士傳，宜其所得如何，却只說有書一千卷、集古錄一千卷、琴一張、酒一壺、碁一局，與一老人為六更。

不成說話，分明是自納敗闕。如東坡一生讀盡天下書，說無限道理，到得晚年過海，做昌化峻靈王廟碑，引唐肅宗時一尼恍惚升天，見上帝以寶玉十三枚賜之，云中國有大災，以此鎮之。今此山如此，意其必有寶，更不成議論，似喪心人說話。其他人無知如此，說尚不妨你平日自視為如何，說盡道理，却說出這般話，是可恠否？觀於海者，難為水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分明是如此了，便看他門這般文字不入。○問東坡文不可以道理并全篇看，但當看其大者曰：

東坡文說得透南豐亦說得透如人會相論底一齊
指摘說盡了歐公不說盡含蓄無盡意又好因謂張
定夫言南豐祕閣諸序好曰那文字正是好峻靈王
廟碑無見識伏波廟碑亦無意思伏波當時縱跡在
廣西不在彼中記中全無發明或曰不可以道理者
他然二碑筆健曰然又問潛真閣銘好曰這般閑戲
文字便好雅正底文字便不好如韓文公廟碑之類
初看甚好讀子細點檢踈漏甚多○人老氣衰文亦
衰歐陽公作古文力變舊習老來照管不到為其詩

序又四六對偶依舊是五代文習東坡晚年文雖健
不衰然亦疏魯如南安軍學記海外歸作而有弟子
楊解序點者三之語序點是人姓名其疏如此○老
蘇之文高只議論乖角○老蘇文字初亦喜看看後
覺得自家意思都不正當以此知人不可看此等文
字固宜以歐曾文字為正○坡文雄健有餘只下字
亦有不貼實處○東坡墨君堂記只起頭不合說破
竹字不然便似毛穎傳○東坡歐陽公文集序只恁
地文章儘好但要說道理便看不得首尾皆不相應

起頭甚麼樣大末後却說詩賦似李白記事似司馬遷○統領商榮以溫公神道碑為餉因命吏約楊道夫同視且曰坡公此文說得來恰似山摧石裂道夫問不知既說誠何故又說一曰這便是他看道理不破處頃之黃直卿至復問若說誠之則說一亦不妨否曰不用恁地說蓋誠則自能一問大凡作這般文字不知還有布置否曰看他也只是據他一直恁地說將去初無布置如此等文字方其說起頭時自未知後面說甚麼在以手指中間曰到這裏自說盡無

可說了却忽然說起來如退之南豐之文却是布置某舊看二家之文復看坡文覺得一段中欠了句一句中欠了字又曰向嘗聞東坡作韓文公廟碑一日

思得頗久

一云不能得一起頭起行百十遍

忽得兩句云匹夫而為

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遂掃將去道夫問看老蘇文似勝坡公黃門之文又不及東坡曰黃門之文衰遠不及也只有黃樓賦一篇爾道夫因言歐陽公文平淡曰雖平淡其中却自美麗有好處有不可及處却不是闌茸無意思又曰歐文如賓主相見平心定

氣說好話相似坡公文如說不辨後對人鬧相似都無恁地安詳童斐卿問范太史文曰他只是據見定說將去也無甚做作如唐鑑雖是好文字然多照管不及評論總意不盡只是文字本體好然無精神所以有照管不到處無氣力到後面多脫了道夫因問黃門古史一書曰此書儘有好處道夫曰如他論西門豹投巫事以為他本循良之吏馬遷列之於滑稽不當似此議論甚合人情曰然古史中多有好處如論莊子三四篇譏議夫子處以為決非莊子之書乃

是後人截斷莊子本文攬入此其考據甚精密但今觀之莊子此數篇亦甚鄙俚○問蘇子由之文比東坡稍近理否曰亦有甚道理但其說利害處東坡文字較明白子由文字不甚分曉要之學術只一般○看子由古史序說聖人其為善也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其不為不善也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此等議論極好程張以後文人無有及之者○因說灤城集曰舊時看他議論亦好近日看他文字煞有害處如劉原父高才傲物子由與他書勸之謙遜下人

此意甚好其間却云天下以吾辯而以辯乘我以吾巧而以巧困我不如以拙養巧以訥養辯如此則是怕人來困我故卑以下之此大段害事如東坡作刑賞忠厚之至論却說懼刑賞不足以勝天下之善惡故舉而歸之仁如此則仁只是箇鶻突無理會底物事故又謂仁可過義不可過大抵令人讀書不子細此兩句却緣疑字上面生許多道理若是無疑罪須是罰功須是賞何須更如此或曰此病原起於老蘇曰看老蘇六經論則是聖人全是以術欺天下也子由晚年作待月軒記想他大段自說見得道理高而今看得甚可笑如說軒是人身月是人性則是先生下一箇人身却外面尋箇性來合湊○范淳夫文字純粹下一箇字便是合當下一箇字東坡所以伏他東坡輕文字不將為事若做文字時只是胡亂寫去如後面恰似少後添○劉原父才思極多湧將出來每作文多法古絕相似有幾件文字學禮記春秋說學公穀文勝負父貢父文字工於摹倣○問南豐文如何曰南豐文却近質他初亦只是學為文却因學

文漸見此子道理故文字依傍道理做不為空言只是關鍵緊要處也說得寬緩不分明緣他見處不徹本無根本工夫所以如此但比之東坡則較質而近理東坡則華豔處多○曾所以不及歐處是紆徐曲折處曾喜模擬人文字擬峴臺記是放醉翁亭記不甚似○南豐擬制內有數篇雖雜之三代詰命中亦無愧○南豐作宜黃筠州二學記好說得古人教學意出○南豐列女傳序說二南處好○南豐范貫之奏議序氣脉渾厚說得仁宗好東坡趙清獻神道碑說仁宗處其文氣象不好第一流人等句南豐不說子由挽南豐詩甚服之○問嘗聞南豐令後山一年看伯夷傳後悟文法如何曰只是令他看一年則自然有自得處○江西歐陽永叔王介甫曾子固文章如此好至黃魯直一向求巧反累正氣○陳後山之文有法度如黃樓銘當時諸公都歛衽一云便是今他抑揚頓挫因論當時人物有以文章記問為能而好點檢他人不自點檢者曰所以聖人說益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李清臣文比東坡較

實○論胡文定公文字字皆實但奏議每件引春秋
亦有無其事而遷就之者夫抵朝廷文字且要論事
情利害是非令分曉今人多先引故事如論青苗只
是東坡兄弟說得有精神他人皆說從別處去○張
子韶文字沛然猶有氣開口見心索性說出使人皆
知近來文字開了又闔闔了又開闔闔七八番到結
末處又不說只恁地休了○諸公文章馳騁好異止
緣好異所以見異端新奇之說從而好之這也只是
見不分曉所以如此看仁宗時制詔之文極朴固是
不好看只是他意思氣象自恁地深厚久長固是拙
只是他所見皆實看他下字都不甚恰好有合當下
底字却不下也不是他識了不下只是他當初自思
量不到然氣象儘好非如後來之文一味纖巧不實
且如進卷方是二蘇做出恁地壯偉發越已前不曾
如此看張方平進策更不作文只如說鹽鐵一事他
便從鹽鐵原頭直說到如今中間却載着甚麼年甚
麼月後面更不說措置如今只是將虛文漫演前面
說了後面又將這一段翻轉這只是不曾見得所以

不曾見得只是不曾虛心看聖賢之書固有不曾虛
心看聖賢書底人到得要去聖賢書底又先把他
自一副當排在這裏不曾見得聖人意待做出又只
是自底○今人作文皆不足為文大抵專務節字更
易新好生面辭語至說義理處又不肯分曉觀前輩
歐蘇諸公作文何嘗如此聖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
以明道正欲使天下後世由此求之使聖人立言要
教人難曉聖人之經定不作矣若其義理精奧處人
所未曉自是其所見未到耳學者須玩味深思久之

自可見何嘗如今人欲說又不敢分曉說不知是甚
所見畢竟是自家所見不明所以不敢深言且鶻突
說在裏○前輩文字有氣骨故其文壯浪歐公東坡
亦皆於經術本領上用功今人只是於枝葉上粉澤
爾如舞訝鼓然其間男子婦人僧道雜色無所不有
但都是假底舊見徐端立言石林嘗云今世安得文
章只有箇減字換字法爾如言湖州必須去州字只
稱湖此減字法也不然則稱雪上此換字法也一云
文字至無氣骨向來前輩雖是作時文亦是朴實頭
鋪字朴實頭引援朴實頭道理着着雖不入眼却有

骨氣今人文字全無骨氣便似舞訝鼓者塗眉畫眼
只不是本樣人然皆足以惑眾真好笑也或云此是
禁懷挾所致曰不然自是時節所尚如此只是人不
知學全無本柄被人引動尤而效之且如而今作件
物事一箇做起一人學起有不崇朝而徧天下
下者本來合當理會底事全不理會直是可惜○貫
穿百氏及經史乃所以辨驗是非明此義理豈特欲
使文詞不陋而已義理既明又能力行不倦則其存
諸中者必也光明四達何施不可發而為言以宣其
心志當自發越不凡可愛可傳矣今執筆以習研鑽
華采之文務悅人者外而已可耻也已○道者文之
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
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今
東坡之言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
自道待作文時旋去討箇道來入放裏面此是他大
病處只是他每常文字華妙包籠將去到此不覺漏
逗說出他本根病痛所以然處緣他都是因作文却
漸漸說上道理來不是先理會得道理了方作文所
以大本都差歐公之文則稍近於道不為空言如唐
禮樂志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三代而下治出於二
此等議論極好蓋猶知得只是一本如東坡之說則

是二本非一本矣。○纔要作文章便是枝葉害著學問反兩失也。○問要看文以資筆勢言語須要助發義理曰可看孟子韓文韓不用科段直便說起去至終篇自然純粹成體無破綻如歐曾却各有一箇科段舊曾學曾為其節次定了今覺得要說一意須待節次了了方說得到及這一路定了左右更去不得因言陳阜卿教人看柳文了却看韓文不知看了柳文便自壞了如何更看韓文。○作文字須是靠實說得有條理乃好不可駕空細巧大率要七分實只二

三分文如歐公文字好者只是靠實而有條理如張承業及宦者等傳自然好東坡如靈壁張氏園亭記最好亦是靠實秦少游龍井記之類全是架空說去殊不起發人意思。○文章要理會本領謂前輩作者

多讀書亦隨所見理會。○每論著述文章皆要有綱

領文定文字有綱領龜山無綱領如字說三經辨之類。○前輩用言語古人有

說底固是好如世俗常說底亦用後來人都要別撰一般新奇言語下梢與文章都差異了。○要做好文字須是理會道理更可以去韓文上一截如西漢文

字用工問史記如何曰史記不可學學不成却顛了
不如且理會法度文字問後山學史記曰後山文字
極有法度幾於太法度了然做許多碎句子是學史
記又曰後世人資稟與古人不同今人去學左傳國
語皆一切踏踏地說去沒收煞○文字奇而穩方好
不奇而穩只是闡報○作文何必苦留意又不可太
頽塌只畧教整齊足矣○前輩作文者古人有名文
字皆模擬作一篇故後有所作時左右逢原○嘗見
傅安道說為文字之法有所謂筆力有所謂筆路筆

力到二十歲許便定了便後來長進也只就上面添
得些子筆路則常拈弄時轉開拓不拈弄便荒廢此
說本出於李漢老看來做詩亦然○因說呂伯恭所
批文曰文章流轉變化無窮豈可限以如此某因說
陸教授謂伯恭有箇文字腔子纔作文字時便將來
入箇腔子故文字氣脉不長曰他便是眼高見得破
○東萊教人作文當看獲麟解也是其間多曲折又
曰某舊最愛看陳無已文他文字也多曲折謂諸生
曰韓柳文好者不可不看○嘗與後生說若會將漢

書及韓柳文熟讀不到不會做文章舊見某人作馬
政策云觀戰奇也觀戰勝又奇也觀騎戰勝又大奇
也這雖是麤中間却有好意思如今時文一兩行便
做萬千屈曲若一句題也要立兩脚三句題也要立
兩脚這是多少衰氣○人有才性者不可令讀東坡
等文有才性人便須收入規矩不然蕩將去○凡人
做文字不可太長照管不到寧可說不盡歐蘇文皆
說不曾盡東坡雖是宏闊濶翻成大片衰將去他裏
面自有法今人不見得他裏面藏得法但只管學他

一衰做將去○前輩云文字自有穩當底字只是始
者思之不精又曰文字自有一箇天生成腔子古人
文字自貼這天生成腔子○今世士大夫好作文字
論古今利害比並為說曰不必如此只要明義理義
理明則利害自明古今天下只是此理所以今人做
事多暗與古人合者只為理一故也○人做文字不
著只是說不著說不到說自家意思不盡○文章須
正大須教天下後世見之明白無疑○看前人文字
未得其意便容易立說殊害事蓋既不得正理又枉

費心力不若虛心靜看即涵養究索之功一舉而兩得之也

或誦退之聖德頌至婉婉弱子赤立偃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脅處梁世榮舉子由之說曰此李斯誦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謂無媿於風雅何其陋也此說如何南軒張氏曰退之筆力高得斬截處即斬截他豈不知此所以為此言者必有說蓋欲使藩鎮聞之畏罪懼禍不敢叛耳今人讀之至此猶且寒心况當時藩鎮乎此正是合於風雅處只如墻有茨桑中諸詩或

以為不必載而龜山乃曰此衛為夷狄所滅之由退之之言亦此意也退之之意過於子由遠矣大抵前輩不可輕議

象山陸氏曰文以理為主荀子於理有蔽所以文不馴雅

慈湖楊氏曰孔子謂巧言鮮仁又謂辭達而已矣而後世文士之為文也異哉琢磨雕鏤無所不用其巧曰語不驚人死不休又曰惟陳言之務去夫言惟其當而已矣繆用其心陷溺其意至此欲其近道豈不大

難雖曰無斧鑿痕如大羹玄酒乃巧之極工心外起
意益深益苦去道愈遠如堯之文章孔子之文章由
道心而達始可以言文章若文士之言止可謂之巧
言非文章

魯齋許氏曰凡立論必求事之所在理果如何不當馳
騁文筆如程試文字捏合抑揚且如論性說孟子却
繳得荀子道性惡又繳得楊子道善惡混又繳出性
分三等之說如此等文字皆文士馳騁筆端如策士
說客不求真是只要以利害惑人若果真見是非之

所在只當主張孟子不當說許多相繳之語○宋文
章近理者多然得實理者亦少世所謂彌近理而大
亂真宋文章多有之讀者直須明著眼目○論古今
文字曰二程朱子不說作文但說明德新民明明德
是學問中大節目此處明得三綱五常九法立君臣
父子井井有條此文之大者細而至於衣服飲食起
居洒掃應對亦皆當於文理今將一世精力專意於
文鋪叙轉換極其工巧則其於所當文者闕漏多矣
今者能文之士道堯舜周孔曾孟之言如出諸其口

由之以責其實則霄壤矣使其無意於文由聖人之
言求聖人之心則其所得亦必有可觀者文章之爲
害害於道優孟學孫叔敖楚王以爲真叔敖也是寧
可責以叔敖之事文士與優孟何異上世聖人何嘗
有意於文彼其德性聰明聲自爲律身自爲度豈後
世小人筆端所能模放德性中發出不期文而自文
所謂出言有章者也在事物之間其節文詳備後人
極力爲之有所不及何者無聖人之心爲聖人之事
不能也○讀魏晉唐以來諸人文字其放曠不羈誠

可喜身心即時便得快活但須思慮究竟是如何果
能終身為樂乎果能不墮先業而澤及子孫乎天地
間人各有職分性分之所固有者不可自泯也職分
之所當爲者不可荒慢也人而慢人之職雖曰飽食
煖衣安樂終身亦志士仁人所不取也故昔人謂之
幸民凡無檢束無法度艷麗不羈諸文字皆不可讀
大能移人性情聖人以義理誨人力挽之不能迴而
此等語一見之入骨髓使人情志不可收拾從善如
登從惡如崩古語有之可不慎乎○或論凡人爲詩

文出於何而能若是曰出於性詩文只是禮部韻中
字已能排得成章蓋心之明德使然也不獨詩文凡
事排得著次第大而君臣父子小而鹽米細事總謂
之文以其合宜又謂之義以其可以日用常行又謂
之道文也義也道也只是一般

